

十三經注疏

三十三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

鄭氏註

賈公彥疏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

反注物謂至用黝○釋曰陽祀以宗廟陰祀用黝者牧人

及社稷也鄭舉此二者其望祀各以其方色性可知也大祭祀夜

及四時迎氣皆隨其方色亦辨其毛色鳥時也呼旦以警起

嘒旦以詔百官百官使夙興○釋曰○未盡者謂漏未盡

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詎紀亦如之凡

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象雞知時也言其有司主事者

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考疏註象雞至

至此旦明而告之○朝直遙反比財忘反

曰引少牢曰者謂祭前之夕宗人主禮官請心人祭期主人

告期曰旦明行事其實祭期由宗人宗人謂主人者敬主

若不敢自由然故讓之也祭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凡因

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疏令不

時掌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注云擊壺氏掌漏刻者彼不云雞

人者察挈壺氏云凡軍事懸壺無告期之事則天子備官擊

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彼齊詩以祭祀面禳豐

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也

共其雞牲豐豐朝之屬豐朝以門夾室皆用雞鄭司

疏凡祭至雞牲○釋曰云凡祭祀出禳者祭祀謂宗廟之

屬面禳謂祈禱之屬○註豐豐甲兵自在其中豐朝以羊已

下雜記文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云

豐讀為徽者亦謂以徽為飾治之義也

司尊彝掌六尊之彝辨其酌辨其用與

其實

位所陳之麴酌沛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

計及下文注除

疏

司尊至其甘實○釋曰此經與下文為目

文略也○註位所至之屬○釋曰云云此所陳之處者此下經

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醑在戶齊饋在堂彼

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守亦依此也云酌沛之

使可酌各異也者此下文齊酌酌酌齊酌酌酌齊酌酌酌齊酌酌酌

也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即一齊春祠夏禴已下所

用不同是也云實鬯及醴齊之屬者齊之中有三酒也

春祠夏禴裸用雞彝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

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比且日罍諸諸臣之所

昨也秋嘗冬烝裸用罍彝黃彝皆有舟其朝

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諸臣

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亦享裸用虎

彝彝彝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罍其再獻用

兩山尊皆有罍諸諸臣之所昨也

后於是以致璋贊酌亞裸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

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

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以是薦朝事之且灌

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

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益

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且灌其變再獻為饋

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於且薦饋食之且灌此凡

禮記卷二十七

三

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裸神蠱神之所飲也詩曰餅之整矣維蠱之耻畢讀為稼稼穡畫禾稼也黃彝黃日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爾雅曰彝亦爵器也著尊者著畧尊也或曰著尊者地無足明堂位曰著尊也壺者以壺為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雖讀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畢大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壘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故書踐作踐杜子春云錢當為踐玄謂更目以黃金為日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言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之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合朔猶朝于朝雖禹屬仰鼻而長尾山壘亦刻而畫之為山巽之形○兩獸本或作戲注作犧同素何反注及下注汁獻何罕音稼著直略反誅又泚水反兩大音泰注同益烏浪反陸莊產反酢才洛反貞音酉又音由本亦作攸蛇虺上音虺下許岸反射隼食亦反下荀尹反禹音遇劉音喁仰魚犬反又五剛反疏春祠至昨也○釋曰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冬同陰其追享朝享又是四時之間祀以於附從故可同尊

禮記卷之二

也彝與齊尊各用二者鬱也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也是以各二尊樂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拾通鬱也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十有二矣其洽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此經彝下皆云舟尊與壘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發禁其此之謂也○註深謂至之形○釋曰言裸謂以圭瓚酌鬱也始獻尸者宗廟之祭先作樂下神則大司樂云若樂九變人罷可而禮鄭注云先奏是樂而裸焉是裸有二此言圭瓚者據士而言故鄭即云后於是是以璋瓚酌亞裸是也后裸之時內宰贊之故內宰職云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若然非直贊裸而已至於后之朝時瓚獻及酌周瑤爵皆贊之引郊特牲有醴裸以鬱也又用圭璋也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裸是陰氣故郊特牲又云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陰灌是也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裸後王乃出迎牲案內宰注云王既裸與此違若彼取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裸出迎牲后乃後裸其實以此注為正也王出迎牲之時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焉

朝事八豆八簋王迎牲入朝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於碑親殺大僕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為七體薦於神坐訖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踐用兩獻尊也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云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簋既又酌獻者元薦後薦祭禮也其實薦豆簋在王獻前今在王獻後乃言元薦豆簋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故後言薦豆簋也云爰朝踐言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者此朝也於經當秋冬之祭鄭既未解春夏再獻先釋秋冬朝獻者以其朝獻是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故鄭先通解之云再酌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二獻也者此言再獻即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厭王酌尸后與實長為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實酌尸因饋獻盞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云內宗薦加豆簋者案臨入及薦人有朝事之豆簋有饋食之豆簋有加豆簋之實故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加當酌尸節案內宰職云贊后薦加豆簋故知內宗薦之云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特者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久言饋獻據文為

正德十二年

禮記卷二十一

四

深

先後故云變再獻言饋獻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在朝踐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酌尸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熟特也此即禮運云熟其穀鄭注云醴解而糲之是也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簋者此即臨入薦入饋食之豆簋也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者七謂王及后裸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酌尸各一是也四也諸臣酌尸一并前八為九云祭之正也者此九獻是正獻案持牲少牢仍有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為加獻彼並非正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者天子諸侯祭禮亡雖檢禮記及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特牲少牢見在禮而言以其特牲少牢惟有酌尸以三獻天子諸侯酌尸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為說也云二裸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者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而言故即引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者彼據侯伯禮宗廟七獻二裸為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即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裸為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然天子男五獻者二裸為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故鄭云是其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裸直有酌尸三獻獻祀是也云明堂位曰灌用玉贊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用筮著彼陽魯侯祭周公用天子之禮故以為證言灌用玉贊者

謂以王飾瓚以大圭為柄此大圭非謂玉人大圭長三尺
直是以圭為柄謂之大圭也爵用玉者謂君與夫人朝
饋獻時所用獻也加用璧角璧散者此即內宰所云瑤爵一
也瑤玉為璧形以飾角散爵是通名故得瑤爵璧角璧散
之名也又爵人幟曰受舉畢之卒爵而飲之者引之欲證王
爵尸與前同用玉爵之意也云則王爵尸以玉爵也王爵尸
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者再獻謂后與諸臣
亦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加用璧用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
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人形者案尚書云鳥鳥
之不聞彼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一鳳皇故云畫雞鳳皇之
形也云皆有舟皆有壘言春夏秋冬八追享朝享有之同者
即文自具故知有之同也云昨讀曰酢者主人主婦賓長獻
尸皆有酢報不得為昨日之字故從酬酢之字也云諸臣獻
者酌壘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王酌尸因朝踐之
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酌尸用饋酢之尊盞齊尸酢后
還用盞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酌尸雖
得與后同用盞及尸酢賓長即用壘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
酌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故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
今時承槃者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故卒以為况
也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翠青為飾象尊以鳳

正德十二年

禮記卷二十卷

五

一

皇此二者於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
云飾以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引明堂位犧象周尊也者證
飾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氏定十年夾谷之會孔
子之言引之者證犧象是祭祀之尊不合為野享之義也云
尊以裸神者司農解犧象不出門之意其實獻尸而云裸神
者尸神象尸飲即是裸神若云奉觴賜進之類非謂二確用
爵也云壘臣之所飲也者經云皆有壘諸臣之所酢故知
諸臣所飲者也引詩者證壘是酒尊之義云畢讀為稼稼彝
畫禾稼也者以諸尊皆物為飾今云畢於義無取故破從稼
也云黃彝黃目尊也者依明堂位文曰明堂位皆證雞彝是
夏法畢彝是殷法黃彝是周法引爾雅者欲見此經有彝為
上自即犧象之屬為中壘為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畧
尊也者義不安云著地無足於義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
年左傳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
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壘是
其義也引之者證壘是祭祀酒尊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
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者案大宗伯禘祫在四時之上當
如酒正大祭祀備五齊何得在四時之下故後鄭不從也鄭
司農讀雖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者無所依
故後鄭皆不從也又云大尊大古之瓦尊者此即有虞氏之

大尊於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為證也玄謂黃日以黃金
目者無正文鄭以目既為眼目黃一與黃金字同故為黃金
釋之也引郊特牲者解黃目之義也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
主以事有所請禱者此追享知祭遷廟王者案祭法云夫廟
為壇去壇為壇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是追祭遷廟之
主故知也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者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
即朝享朝享即祭法謂之月祭故祭法云考廟王考廟皇考
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字耳乃止諸侯告朔於大
廟因即朝享祭法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
考祖考享掌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大牢也
春秋傳者文公六年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若然
天子告朔於明堂則是天子受政於明堂而云受政于廟者
謂告朔自是受十二月政令故名明堂為布政之宮以告朔
訟因即朝廟亦謂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春秋者彼說
廢大行小引之者見告朔與朝廟別謂去不郊猶三望與郊
亦別也云雌禺屬印鼻而長尾者案雜彘鳥彘相配皆為鳥
則虎彘堆彘相配皆為獸故爾雅在釋獸中爾雅云雌禺屬
彼注云雌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未有歧鼻
露向上兩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
養之為物捷健云山巖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者巖之字

禮記卷之

禮記卷之

六

三

於義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
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刻畫山雲之
形者也異義第六巖制韓詩說金巖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
夫皆以金士以梓古廷說巖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
尊大一石金飾亡目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說天子以玉
經無明文巖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
雖有詩云我姑酌彼金巖古廷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
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若然向來所說雞彘鳥彘等皆有所
出其虎彘雖彘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彘
宗廟之中尊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彘而已也凡

六彝并六尊之酌巖巖齊獻酌禮齊縮酌盞齊流

酌凡酒脩酌故書縮為數亦為盞鄭司農云獻讀為儀

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盞讀為也流酌者流拭勺而酌也
當為縮齊讀皆為案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醴在戶案醴
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醴酒盞齊也郊特牲曰縮酌
用茅明酌也醴酒流于清汁酌於醴酒猶明清與醴酒行
舊醴之酒也此言轉相流成也讀為摩莎之沙齊語齊之
也蒸鬱和和嘗以醴酒摩莎也

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蓋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蓋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醇明酌清酒醴酒沛之皆以舊醴之酒凡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蓋齊諸臣自酌用凡酒唯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敵酌素何反司農音儀沈舒銳反李一音雪脩酌直歷反注同數音朔下同為蓋子兮反沈飾舒銳反飾或作拭勺上酌反下同齊和胡州反醴莊產反案才計反記作齊音同緹音牀舊澤○亦下曰醴音同摩莎素何反去滓起呂反浩胡考○或古老反

至脩酌○釋曰云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為目六尊之物與醴齊蓋齊為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壘者亦是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沛之使可酌也○註故書至三酒○釋曰司農云獻讀為儀已下後鄭皆不從者此經為沛酒之法而司農皆不為沛酒法其言无所據依故皆不從也司農云齊讀皆為齊和之齊鄭注酒正為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子春為案於義不可後鄭於酒正已彼詁文謂引禮運者欲破彼醴從此蓋也彼云玄酒在室者據配鬱鬯之尊故在室若配鬱鬯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散文通云以五齊次之則醴酒蓋齊也者於此經及酒三言之蓋次醴禮運醴次醴以醴當

蓋即一物明醴酒蓋齊也蓋齊云酒則酒齊亦通引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至醴酒者彼記人意以經沛酒法難解故釋此經沛酒之法也此云醴齊縮酌彼記人取此縮酌二字於彼重解之云此言縮酌者縮酌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沛之使可酌故為明酌也云醴酒沈于清者醴酒即蓋齊蓋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沈謂新亦謂沛之也彼記人亦取此蓋齊沈酌解之以蓋齊欲沛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沛沈使可酌故直云沈于清也云汁敵沈于醴酒者記人亦取此經鬱齊敵酌釋之云汁敵者敵讀摩莎之莎也云沈于醴酒者以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蓋齊差清者和鬱鬯沛之故云沈于醴酒也云猶明清與醴酒于舊醴之酒也者此記人復恐不曉古之沛酒之法故舉常時沛酒之法以曉人也云明清者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醴謂蓋齊也三者皆於舊醴之酒中沛之但云醴酒即事酒也今云舊醴則醴中之舊冬釀接春而成故云舊是昔酒也云此言轉相沛成已下皆鄭重釋記人之言也云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者醴齊對蓋齊已下三者為尤濁上仍有泛齊更濁於醴齊也蓋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已者以不用茅故云沛之而已云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蓋者以沛三者無文故鄭約同此二齊以泛齊濁不

過與醴齊同。視沈清無過與。蓋同故畧為三等。沛五齊也。云凡酒謂三酒也者。以上文列彝。自壘三等之尊。此見沛。爵與二齊。凡酒事相當。故凡酒謂三酒。非一故稱凡也。云脩讀為滌。滌之滌者。讀從宗伯。視滌濯之滌。欲解滌為水之意。必知以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重解縮酌用茅。明酌也。云釋讀曰。釋明酌清酒。醴酒沛之。皆以舊醴之酒者。重解當時之法。以曉人者也。云凡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盞齊。諸臣自酢。用凡酒者。此以上列尊及沛酒次第。為先後祭禮。有裸有朝。踐饋飲酌尸次第。為先後。推次可知也。云唯大事於大廟。滿五齊三酒者。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大事。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運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於大事。言之者。連言挾句耳。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洽也。即此大。事是洽可知也。大喪存奠。存省也。謂大遣時。將向殯。為大遣奠。特有之。故鄭云。謂大遣時。云奠朝夕乃徹也者。此大奠。徹之早晚。無文案。禮弓云。朝奠日出。夕奠入。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是朝夕乃徹。其大遣亦朝。陳之。不即徹。存其奠。奠則。注旅者。至即徹。釋曰。鄭知旅是大國有。陳之。不即徹。故之祭者。見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知也。云亦存其奠。奠者。以其祭云。亦如之。明亦如。大遣奠。存省之云。則陳之。不即徹者。云不即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進日。放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至夕也。且按小宰注。天也。至尊。不裸。此得用。奠者。此告請。非常亦如。大遣奠之而已。亦非裸耳。

陳浙胡按

周疏二十

葉再友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蓋。淳。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彤徒冬反。莞。音官。又音九。藻。本又作纁。音早。註五几。至其處。釋曰。云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者。其玉彫。已下數出於下文。云左右者。唯於王馮及鬼神所依。皆左右。王几。下云。左右玉几。祀先王。酢。席亦如之。但受酢。席未必有。几。故不云几筵。其几。祀先王。非王所馮。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是以下文。請侯祭祀云。右彫几。國賓云。左彤几。諸侯自受酢。亦無几。故不言几也。漆。素。並云。俱右是為神也。云

五帝完纁次蒲熊者亦數出下文仍有章雀席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直取五席與五几相對而言耳云用位所設之席者即下凡大朝觀已下是也云及其處者王受朝觀席在廟櫛間大射席在虞庠祀先王在廟與及堂酢席王在廟室西面自諸侯已下亦皆在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征之地耳經云各物鄭不解之者義在可知故畧之也 凡

大朝觀大享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

黼純左右玉几 斧謂之黼其繡白黑文以絳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為王設席

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為幽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純緣也繅讀為藻率之藻次席

虎皮為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王几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弱展之編以五

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挑枝席有次列成文。朝觀直遙反下注來朝朝者同後朝觀朝見之類放此黼音甫

依於豈反下及注同鄉許亮反下及注同純章允反劉之閏反司農音均下同為王于偽反下為布同幽彼貧反緣悅綃

懷浙胡校 周疏二十 九 射元林

反率音律下同馮皮水 **疏** 凡大至王几。釋曰此經及下

反弱音弱編必縣反 文見王有事設席三重之義言凡大朝觀非四時常朝常朝則春夏受贄於朝秋冬受贄於

廟不常在廟也此朝觀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觀之禮謂春秋來時若冬夏來則曰大宗遇也云大饗者謂王與諸侯行

饗禮於廟即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之屬是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小學虞庠中云凡封國命諸侯者此即

典命云其出封皆加一等之屬是也云王位設黼依者案爾雅櫛戶之間曰袞於袞之處設黼黼即白黑文而為斧形此

斧以木板為邸即掌次皇邸一也故鄭彼注云邸後板以此斧板置於袞即以此黼袞為摠名也云依前南鄉設莞筵已下

以席三重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故鄭注序官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

。註斧謂至成文。釋曰鄭云斧謂之黼者按禮記明堂位云天子負斧袞袞及諸文多為斧字若據績人職則云白

與黑謂之黼據來色而言之若據繡於物上則為金斧文近刃白近釜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故鄭以斧釋黼云其

綉白黑文者績人職文鄭知以絳帛為質者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此黼畫之故知絳帛絳帛即丹質也云其制如屏風然者屏風之名出於漢世鄭以今曉古故舉屏風而為况也

孔注顧命其置竟戶牖間竟終也戶牖間狹故置之終滿戶
牖間也云左右有凡優至尊也者此經所云王皆立不坐既
立又於左右皆有凡故鄭注大宰云立而設凡優至尊據立
而言此據左右皆有而言故注相兼乃具也司農云紛讀為均
而於義不安故更云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
服之均者按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取號之旗賈服
杜君等皆為均同也但司農讀為均即準音與純同故
云純緣也云繅讀為藻率之藻者讀從桓二年臧哀伯云藻
率鞞鞞擊厲存纓此並取彼義也云次席虎皮為席者此見
下有熊席故為虎皮後鄭不從也引尚書者證王馮玉几之
義也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此見漢世綬是薄絳有文章
而狹以為為席之緣故言之也鄭知繅席削蒲弱展之編以五
來若今合歡矣者漢有合歡席如此故還舉漢法況之也云
畫謂雲氣也者鄭於經但單言畫皆以畫雲氣解之蓋五色
雲為之文也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章者鄭亦見漢
世以桃枝竹為席次第行列有成其文章故言之也

先生昨席亦如之

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
坐也玄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

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
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懷沂胡荻 月疏二十 十 謝元林

之。釋曰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酢席謂王酌
尸尸酢王王受酢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註鄭
司農至設席。釋曰司農云酢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
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主人受酢王行飲酒
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為凡常
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授尸酢法者謂若爵人
注引特牲少牢此注亦取彼義故云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
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也按特牲少牢王
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席
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
酢時在戶內之東南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
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彼異至於后
即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按
特牲無致爵於賓長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於諸臣
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酌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
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此亦然其
諸臣按特牲獻賓長於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設於
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
薦俎降設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
於席東也

右彫几 績畫文也。不莞席加纁者纁柔需不如莞清堅又

充疏諸侯至彫几。釋曰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

純者畫雲氣此云績即非畫雲案績人職對方為績是對方

為次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為緣也云不莞席加纁者纁柔需

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

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纁今祭祀席下蒲上莞以是故

鄭以下文決此今諸侯祭祀席不亦如下文莞席加纁者以其

纁柔需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即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

纁尊在上為宜也又不以纁在莞下者 昨席莞筵紛純

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彫几

昨讀亦曰酢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為布筵席於牖前

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

朝者彫几疏昨席至彫几。釋曰諸侯醑尸尸酢主君亦

聘者彫几亦如同二種席也几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

前亦如之亦如同二種席也几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

此文生人則左几也又別云左彫几者謂國賓之中有諸侯

懷浙司教 周既干 十一 范朴

采朝亦有孤卿大夫來聘若朝者則彫几蒙亦如之聘者席

雖與同几則用彫故別云左彫几使不蒙如也。注昨讀至

彫几。釋曰先鄭云禮記國賓老臣也者案禮記王制有四

代養國老庶老於學之事彼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

於鬼神宜。績胡內反需本或作儒又作孺同如

釋曰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

績即非畫雲案績人職對方為績是對方

與席為緣也云不莞席加纁者纁柔需

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

今祭祀席下蒲上莞以是故

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

於戶內之東西面設此二席及筵國賓在牖

釋曰諸侯醑尸尸酢主君亦

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天子唯三重諸侯二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禘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皆用此三重席耳故此唯見三重席也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禘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已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為甸役則設熊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也

席右漆几

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甸音田註同

疏

甸役至右漆几。釋曰甸役謂

天子四時田獵案大司馬大閱禮教戰訖入狩田既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

凡喪事

設葦席右素几其拍席用萑蒲純諸侯則紛

純每敦一几

喪事謂几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拍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拍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拍擗字磨滅之餘擗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擗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拍鄭音擗劉依司農音迫萑音丸敦音道劉音疇藏才浪反燾音

疏 註喪事至氣合。釋曰云喪事謂几奠也者以其言几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

懷浙胡校

周疏二十

十一

乘馬

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几奠也云萑如葦而細者詩云萑葦淠淠同類之物但麓細為異耳先鄭以拍席為迫地或為載黍稷其言無所依據故後鄭不從也玄謂拍擗字磨滅之餘擗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者謂於下帳中坐設之云敦讀曰燾燾覆也者謂若覆燾持載者也云棺在殯則擗燾者擗弓云天子鼓塗龍輔以擗是也云既窆則加見者既夕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故謂之見也云皆謂覆之者此解經敦字以其二處皆當覆故云敦也云周禮雖合葬者擗弓云古者不合葬周公蓋附附謂合葬是周禮合葬也云及同時在殯者禮記曾子問云父母之喪皆鄭云同月死是回時在殯也云皆異几體實不同者解經每敦一几之義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者案禮記祭統云敦筵設同几鄭云同之言謂言語相詞之詞即其詞也故破從詞則以某妃配某氏以其精氣合故也言祭於廟者謂言祭時以其几也禘月吉祭猶未配故知至二十八日乃設同几也

變几凶事仍几

故書仍為乃鄭司農云變几變重其言有飾也乃讀為仍仍因也因其言

也爾雅曰饗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痛間南鄉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凡玄謂吉事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繹於枋每事易凡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登音翼劉音育枋補耕反

疏 註故書至禮畧○釋曰先鄭云變更其質謂有飾又以仍几為因其質謂無飾後鄭不從者以司農就几體解之所引尚書仍几乃是前後相因不得為几體故不從也且上文云右素几於凶几無飾已有文何須此亦云仍几為無飾乎皆其言不經故不從也引顧命者案彼經云痛間南嚮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文具仍几東序西嚮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漆仍几孔云因生時几皆有飾而先鄭引之者先鄭意直取仍因之義不須無飾也玄謂吉事祭宗廟裸於室者洛誥云王入大室裸是也云饋食於堂繹於枋者案禮器云設祭於堂為枋乎外是直云饋食於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食其意未

有黍稷又不言朝踐者朝踐與饋獻同在堂故畧而不言也又饋獻後更延尸入室進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裸於室之几故亦畧而不言也云凶事謂凡奠者即上文凡喪事右素几是也此文見凡奠几相因不易之意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歛即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

懷浙胡校 周疏二十

十三 葉馬

筵大歛即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韋席右素几也凡几之長短阮謀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實物世

傳守之若魯寶王大弓者○守藏疏 天府至禁令○釋曰上手又反下才浪反傳直專反

疏 天府至禁令○釋曰鎮已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注祖廟至弓者○釋曰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大祖即始祖廟也周立后稷廟為始祖以其最尊故寶物藏焉云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王大弓者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王大弓○羊傳云寶者何璋判曰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

凡國之玉鎮大寶

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

之 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帝袷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書顧命曰翌日

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鼈

或在西房充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
經。鎮珍忍反又音珍瑱他見反琬於阮反琰以與反球音
求發扶云反充徒外反垂



凡國至藏之。釋曰云王鎮
如字劉音瑞見賢通反

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
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註玉鎮至於經。釋曰鄭知王

鎮天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玉鎮即大宗伯以玉
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者璧禮

天之屬即此寶器也知是美者以別入此天府故知簡取美
者來入也鄭知禘禘者經云大祭祀故知也先鄭云顧命曰

翌日乙丑王崩者謂上文云甲子王被冕服馮玉几出顧命
下云翌日乙丑是甲子明日也云丁卯命作冊度者謂乙丑

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得命史官作冊書法度擬傳
顧命之事云越七日癸酉者越於也於丁卯後七日則通死

日乙丑為九日是除死日七日大斂之明日摠九日也云陳
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者陳寶是摠目語即赤刀已

下是也赤刀者鄭注云武王誅紂赤刀為飾大訓者禮法先
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弘大也大璧琬琰皆尺二寸

者云大王夷王天球河圖者鄭云大王華山之球夷王東北
之璞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

懷浙胡校 周疏二十 葉再友

以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云胤之舞衣大
貝鼓鼓充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者鄭注云胤也和也垂也

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鼓大鼓也此鼓非謂考工記鼓鼓
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鼓鼓同

名耳大貝者書傳曰散貝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
也云此其行事見於經者此經云大喪出而陳之不見行事

茲引顧命為行事見於經也此經有大 凡官府鄉州及
祭祀出寶器無行事見於經故不引也

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

察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

之要。治直吏反下及註同中丁仲反下注同

治。釋曰此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司治事文書不言六
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於文畧其實皆有也都鄙則三等采

也云詔王察群吏之治者告王據此治中文書而行黜陟也
。註察察至之要。釋曰云治職簿書之要者謂各有職掌

皆司有文書案簿書功狀之要故據而告王也經雖言治中
兼有不中在其間中者陟之不中黜之經直言中而舉一邊

而言 上春學寶鎮及寶器 上春孟春也學謂於牲以
也

也

敬或曰釁疏註上春至之釁○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

龜筮等也云釁讀為殺者周禮先鄭皆讀釁為繳繳取飾義

云或曰釁鼓之釁者讀從定四年祀佗云君以軍行被社釁

鼓釁皆以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

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疏註吉事至之奠○釋曰

廟之奠○盥音管朝直造反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夙興時則天府之官與之執燭為明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

謂小祝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

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為之執燭其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

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云吉事謂四時祭也者略言之禘

祫亦在焉云凶事王后喪朝于祖廟之奠者王及后喪七月

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側為祖奠厥明

將去為大遣奠皆有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燬惡

沃盥之事故鄭云為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燬惡

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

玉陳禮神之玉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

耳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

釋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

正義請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者彼大貞之屬即卜立君

卜大遷卜六封是也今此卜來歲之美惡亦彼類故云之屬

兼此也云陳王陳禮神之玉者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

也云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案易

疏

註上春至之釁○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藏之不必親之也者七八九六及一二三四五之鬼神

天地之鬼神故云陳言陳則藏之不必親也先鄭云貞問也

者亦是問事之正曰貞也云勿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者

此師卦彖辭彼云師貞丈人吉無咎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

衆有朝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無咎謂天子諸侯

主軍者云國語曰貞於陽卜者此吳語黃池之會董褐云周

室既畢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注云

貞正也問卜內曰陰外曰陽言六以諸侯失禮於天子當問

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諸侯矣引若遷寶則奉之猶

此三文者證問事之正曰貞也

遂(疏)若遷寶則奉之○釋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

也(疏)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朝之天府藏之

如故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

受而藏之也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

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設之數於天府○數穀(疏)若祭

數上所主反下所具反下能他來反上時掌反(疏)至藏

之○擇曰此主祭祀者祭天之司民司祿在孟冬之時則主

民之吏獻民數穀數則小司寇受而獻之於王王得之登於

天府受而藏之○註司民至天府○釋曰云司民軒轅角也

者案武陵大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六

禮記卷之二十一

之等各有名并物色有異云與其用事者為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祀之等皆是也云設其服飾者謂纁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也○注人執至纁藉○釋曰人執以凡曰瑞禮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說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玉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各器也云瑞符信也者若天子愛瑞於天諸侯不得受瑞於天唯受瑞於天子故各瑞瑞即符信者也云纁藉即下文纁玉采五就之等也

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纁有五采文所

以薦玉木為中餘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觀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儀作鎮鄭司農云晉讀為摺紳之摺謂紳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填讀為鎮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纁讀為藻率之藻五就五采也一采為一就○以朝直遙反注及後放此韋衣於既反薦申如字下同一音箭疏王晉至朝日○釋曰插初治反或初轉反行除反反疏摺插也謂插大圭長三尺玉笏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纁藉五采五就者謂以五采就纁藉玉也以朝日者謂以春分朝日於東郊也○注

禮記

卷之七

纁有至一就○釋曰云纁有五采文者釋纁字以其纁者雜采之名故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也云木為中餘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二寸則此木版亦長尺二寸廣二寸與王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為一而五采則五采一而為一就就成也是采色成者也案聘禮記云絢組尺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為繫所以束玉使不落絢組繫亦各纁藉者則曲禮云其有藉者則揚聘禮云上介屈纁以授賓是亦各纁藉者也云王朝日者示有所事訓民事君也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妹月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以王者至尊猶朝日夕月況民得不事君乎是訓民事君也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知者案祭義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又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觀禮春拜日於東門之外既春拜日於東明秋夕月於西故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司農云晉讀為摺紳之摺者漢有摺紳之士亦謂摺笏於紳故讀從之云謂摺之於紳帶之間者凡帶有一者大帶大夫已上巾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間也云若帶劍也者劍在紳帶之間同處也云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行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案彼注云行殺也終葵首謂大圭之上近首殺云之留首不去處為椎頭齊人名椎

終葵故名圭首為梅頭者為終葵首也案王藻云天子
璽方正於天下即此大圭也云鎮圭尺有二天子守之者亦
玉人文引之證經大圭與鎮圭之義也云縹讀為藻率之藻
者相二年藏哀伯諫也藻是水草之文故讀從之也云五
就五市也一市為一就者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為一就下
云二采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采為一行
二采共為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各為一就即此上下文是
也或一市二行為二就就即等也故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
圭與縹皆九寸又云縹三采六等朱白蒼沚云以三色再就
謂三色色為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即六等禮記雜記亦云三
采六等注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為一等是等
為一行行亦為就據單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
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
觀宗遇會同于王
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
云以圭璧見于王觀禮曰侯氏入
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
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覲見曰同信圭音身
疏註

采至曰同釋曰鄭知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者聘禮記
文司農引戴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者彼謂秋
觀禮受贄受享皆在文王廟中侯氏入門右者諸侯不敢自
同賓客故入門右行臣禮侯擯辭之乃更向門左升自西階
授王云春曰朝已下皆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
大宗伯文義具於彼也諸侯相見亦如之亦執圭璧
以相見故鄭隱公朝於魯春疏註鄭司至亦容仰○釋曰先
秋傳曰知子執玉高其容仰疏鄭云亦執圭璧以相見者
亦如上文公執也世圭以下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
殺相聘世相朝即司儀所云凡諸公相為賓侯伯子男之相
為賓如公之儀夫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伯子男之臣亦如
之若不敵則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皆是諸侯相朝之
法故鄭隱公朝於魯引春秋傳者左氏傳云知子執玉高其
容仰魯侯執玉甲其容俯高仰驕也卑俯替也此二君不獲
朝容之正引之以證諸侯相朝之法也

就以覲聘
疏註鄭司農云琢有折鄂琢起○琢直
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琢有折鄂琢起○琢直
轉反規他男反折
魚斤反鄂魚各反
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

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蒲璧
之文直琢之而已故云琢圭璋璧琮此謂公侯伯之臣也若
子男之臣豈得過本君用以圭璋乎明子男之臣亦用琢璧
宗也云皆二采一就以視聘者謂朱綠二采共為一就也
注璋以至琢起○釋曰云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者鄭
欲見此經遣臣聘法有聘天子并有自相聘二者俱見故云
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也明知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
享之鄭不言圭璧於天子諸侯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
以言之天子諸侯可知也云大夫衆來曰視寡來曰聘者此
亦據大宗伯云殷規曰視謂一服朝之歲即此規也故云衆
來彼又云時聘曰問亦無常期即此聘也故云寡來曰
聘也司農云琢有所鄂琢起是不為桓信躬等之文也

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

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未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
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上帝玄天玄謂祀天夏正郊
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
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邸丁禮反又音帝著直
反路疏者上帝五帝也國有故而祭故稱旅也○註鄭司農

懷浙胡校 周疏 十九 曾聖

至四望○釋曰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
者云於中央為璧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
為之四面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卜
二為節蓋四廟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蓋徑六寸
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
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短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
也云邸讀為抵欺之抵音讀之也云上帝玄天者與大宗伯
注同司農意與孔王等無六天之義也玄謂祀天夏正郊天
也者凡天有六察大宗伯云蒼璧禮天據冬至祭昊天於圓
丘者也彼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
禮北方據四時迎氣及摠享於明堂之等祭五方天也彼惟
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易緯云三玉
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即郊特牲云兆曰於南郊就陽
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云上帝五帝者案宗伯青圭之等已
見祭五方天帝此又言者彼據常祭此據國有故而祭曰旅
用玉與郊天同四圭有邸故言之也天所郊亦猶五帝殊言
天者尊異之也者王者各郊所感帝若周之靈威仰之等即
是五帝而殊言天是尊異之以其祖感之而生故也引大宗
伯者證旅上帝是國有故而祭也詎旅四望兩圭有邸
下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言之者連引之耳

以祀地旅四望

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也。儻而同。即禮

帝

疏

註兩圭至之神。釋曰云儻而兩圭亦兩足同。即足相向之義。故以儻言之。則上四圭同。即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云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以其宗伯所云。瓊琮禮地。謂夏至祭。崑崙大也。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之神。按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但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三

陰之月。當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七月祭之。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曰。卣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裸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各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井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肆如字。又他歷反。注同。挹於十反。又於集反。卣音瑟。裸圭至賓客。釋曰。裸圭。即王人所云。裸圭尺。又作州。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則宗伯六享。皆是也。以裸賓客者。則大行人云。上公再裸。侯伯一裸之等。是也。註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鄭司農云

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曰。卣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裸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各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井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肆如字。又他歷反。注同。挹於十反。又於集反。卣音瑟。裸圭至賓客。釋曰。裸圭。即王人所云。裸圭尺。又作州。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則宗伯六享。皆是也。以裸賓客者。則大行人云。上公再裸。侯伯一裸之等。是也。註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

卣音瑟

疏

裸圭至賓客。釋曰。裸圭。即王人所云。裸圭尺。又作州。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則宗伯六享。皆是也。以裸賓客者。則大行人云。上公再裸。侯伯一裸之等。是也。註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

懷浙胡校

周疏二十

二十

曾堅

是也。云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者。鬯即鬱鬯也。言裸言祭。則裸據賓客祭。據宗廟也。詩曰。卣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彼詩是。美王季為西伯受殷王圭。瓚之賜。言黃流在中。即與玉人云。黃金勺。鼻等同也。云國語謂之鬯。圭者。案國語云。臧文仲以鬯圭與磬如齊。告糴是也。云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先鄭不解肆字。故後鄭釋之。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各者。案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是祭時肆。解牲體。因以肆為祭名也。云爵行曰裸者。此周禮裸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裸。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云漢禮瓚槃大五井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此據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瓚者。鄭欲因三璋勺。見出圭瓚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瓚主瓚之形。即此漢禮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即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

殺於上帝。殺色界。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主。反劉色例。反下同。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雨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米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圭其即為璧取

殺於上帝。殺色界。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主。反劉色例。反下同。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雨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米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

亦是也其祭法埋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謂禱祈而祭亦用此圭璧以禮神也。註圭其至上帝。釋曰云圭其即為璧者上文四圭兩圭及下璋即皆言即鄭皆以即為璧但此主云璧不言即故鄭還以即解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但郊天及神州之神雖相對但天尊地卑故四玉有異鄭直云象不言殺也今日月星天神故以殺言之也言殺者取降殺以二為節

璋即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璋有即而射取殺於

四望鄭司農云射璋即至賓客。釋曰此祀山川立陵各於其方亦隨刻也。射食亦反。璋即射州而禮神至人云璋即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注云即射州而出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先鄭云素功無塚飾也以此而言則造贈賓客謂致稍餼之時造館贈之言贈則使還之時所贈賄之等亦執以致致命耳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以致四時日月者度

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度待洛反下度地度日同中如

懷浙胡校

周疏二十

二十一

江葉

字劉丁



註以致至土圭。釋曰鄭云以致四時日月者仲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依通卦驗冬至立八尺之表晝漏

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依通卦驗冬至立八尺之表晝漏半度之表北得文三尺景又依太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其景至也若不依此或長或短則為不至也云以知其行得失也者景之至否皆由人君之行所致若景不依道度為不至是人君之行失若景依道度為至是人君之行得故云知行得失若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分秋分於不得與冬夏日景同景之至否亦知行之得失也云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者日景一寸其地千里則一分百里今封諸侯無過五百里已下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其實不合有寸也先鄭玉人職而云以求地中故謂之士圭者所用唯置洛邑而求地中自餘或致四時之景或封諸侯所用不必要求也中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杜子春云珍當為鎮書亦或為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

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

當與咄啖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
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闔府庫振救之凡瑞節
歸又執以反命。守劉守又反注徵守同使之

釋曰子春云鎮者國之鎮者若職方每州皆云其山鎮是國
之鎮據山而言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謂若掌節云山國土
節也云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者案王人琬圭九寸此珍圭
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鄭注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者即子
春所云竹使符也云恤者闔府庫振救之者凶荒年穀不熟
百姓困乏之故知開府庫振救之府庫所以藏財貨故禮記大
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若然開府庫出賞明亦開倉
廩出米粟以給之也云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者此無正文
要王使人執瑞節往反須反命於王明此已致命乃歸還典

也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云牙璋瑒以
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
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

至戍周。釋曰先鄭云牙璋瑒以為牙牙齒象故以牙璋
發兵者此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言牙即以牙齒解之云若

懷浙胡校

周疏二十

二十一

宗元林

今時以銅虎符發兵者案漢文帝本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
國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

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
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以代古圭璋
從簡易便其事也然銅虎竹使符漢時皇帝使者之瑞節則
司農之意鎮圭牙璋之等亦王使之瑞節也但先鄭不言之

故後鄭皆云王使之瑞節增成之也云璋即射素功以祀山
國者用玉節則王用玉節可知玉人云璋即射素功以祀山
川以致備籥與此中所用同明此牙璋亦素功若然案玉人
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不云

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殺文飾摠而言之亦得名為牙璋以
其鉏牙司也以此而言此文人牙璋亦兼中璋矣若然大軍
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矣云若齊人戍遂者莊公十三年
齊人戍遂而戍之也云諸侯戍周者昭二十七年
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是其事也

度

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
羨度尺以為度玄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

音茂

疏

尺其義是也但語不足故後鄭增成其義也玄謂

璧羨以起

注杜子

疏

司農

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表一尺者案爾雅肉倍好謂之
則璧體圓矣今云璧羨羨是引聲而言是為長意故先鄭後
鄭皆為不圓也云蓋者此璧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傍一寸
以蓋上下故王人云以蓋為上下下一尺則橫徑八寸矣無正文
疑之也

斂尸 鄭司農云駟外有捷盧也駟讀為駟疾之駟疏讀為
沙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瑒沙除以斂尸

令汁得流去也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駟讀為組
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王飾之溝瑒也以珠穿於六玉溝
瑒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
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駟音祖斂力
驗反注同令汁力

疏 注鄭司農至天地○釋曰先鄭讀駟
呈反下今為同 為駟牙之駟故云外有捷盧捷盧若
鋸牙然後鄭不從之也云駟讀為駟疾之駟此蓋當時有駟
疾之語故言焉云疏讀為沙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其王之
襲斂百五十稱有餘何得更有使汁流去乎玄謂以斂尸者
於大斂焉加之也者以其六玉所與王為飾明在衣裳之外
故知在大斂後也駟讀為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者詩有執
轡如組聲之誤為駟若然後鄭讀駟本與組同聲不為駟牙

懷新胡殺 周疏二十 二十三 江寧孔

之音故得為聲誤若本為駟牙之音與組聲異何得為駟也
云渠首玉飾之溝瑒也者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
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瑒故云以組穿於六玉溝
瑒之中以斂尸也云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
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
案觀禮設方明上圭下璧無璧琮此云象者彼注上下之神
非天地至貴謂日月之神故上下不用璧琮此中有璧琮者
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璧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
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
上不類者以背為陽腹為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
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為陰陽

以聘女 韞主亦王使之瑞節韞善也其節若粟文然難仇
瑕嘉平戎于王其聘女則以納徵焉○難乃旦

反注同鄭音談瑕音遐本又作瑕亦作假皆同 注韞主
釋曰難謂兩諸侯相與為怨仇王使人和好之則執以往也韞
善也故執善主和之使善也聘女亦是和好之事故亦用善
圭也知飾若粟文者以其稱韞若穀粟然也云難仇難者仇
為怨離為報有怨當報若調人和仇離之類也云若春秋宣

公及齊侯平言及邾者時言與邾不和宣公四年左氏云
及齊侯平言及邾是也云晉侯使瑕嘉者成公元年左氏傳
云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是也其聘女則以納徵焉昏禮有
六五禮用鴈納徵不用鴈以其有束帛可執媒氏職庶民用
緇帛五兩士昏禮用三玄二纁天子加穀主諸侯加以大璋
大夫與士同故知納徵也昏禮言納徵徵成也納此則昏禮
成春秋謂之納幣以春秋通
異代指幣體以質之言也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琬圭

亦王使之端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
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
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
疏曰云亦王使之端節
治德以結好○好呼報反注同

亦上文也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者解經治德也云及諸侯
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者解經結
好也此即大宗伯時聘無常期一也故引大行人持聘以結
諸侯之好以證之若時見曰會諸侯來與之會時聘使大夫
來王還使大夫往會焉先鄭云琬圭
無鋒芒者對下文琬圭有鋒芒者也
琬圭以易行以除

慝 琬圭亦王使之端節鄭司農云琬圭有鋒芒傷害征伐
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為善者以此圭責

讓喻告之也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規既而使大夫
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規以除邦國之慝○易行下
孟反注同
疏注琬圭至之慝○釋曰玄謂除慝亦於諸侯
此即大宗伯云殷規曰規謂一眼朝之職也故引大行人云
殷規以除邦國之慝為證也但上文治德與此經易行據諸
侯自有善行惡行王使人就本國治易之結好與除惡皆諸
侯使大夫來聘亦王使大夫為壇命之為異也鄭知使大夫
來皆為壇者約君來時會殷
國為壇明臣來為壇可知也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

事共其玉器而奉之
玉器謂四圭
疏大祭圭奉之
釋曰大祭祀

兼有天地宗廟大旅中魚有上帝四望等故鄭云四圭裸圭
凡賓客謂再裸一裸之等亦云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
○註王器至之屬○釋曰鄭知玉器謂四圭裸圭者上已釋
禮神曰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是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
兩圭璧圭璋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飯玉碎玉以雜
米也含玉柱左

右顙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
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飯扶晚反注同含戶

禮反挂張注反顛如
字儀禮作顛音同
兼有后世子在其中以其更不見

共后世子之故也飯玉者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梁大夫飯

用稷天子之士飯用梁諸侯之士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

同時此即禮記檀弓云飯用米貝不以食道鄭云食道襄米

貝美是也含玉者則有數有形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

大夫五士三貝者鄭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天子諸

侯皆用玉亦與飯俱時行之贈玉者案既夕禮葬時棺入坎

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註飯玉至

以帛○釋曰鄭知飯玉碎玉以雜米者以其與米同內於口

中故知碎之與米同知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案士喪

禮云主人飯米置尸三加其左中亦如之既言左右及中明

知柱左右顛及口中鄭彼注象生時齧堅以此而言士喪禮

用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

玉若然大夫已上徒柱左右與中央耳云雜記曰含者執

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者彼是諸侯薨鄰國遣大夫來馬

并行含遂賙之禮諸侯用璧天子雖用玉其形無文故取諸

侯法以況之天子亦為璧形而小以其入口故知小也云贈

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

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

禮漸胡校 周疏二十 二十五 曾禧

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案

玉府已云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

其成事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

而共之 疏 註玉器至使者○釋曰云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

者使 疏 天賦云遷寶謂徙國都此不言遷直言出故知王所

好賜之者也云遠則送於使者者謂王使人就 國賜之則往就使者付之故云送於使者也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一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五儀公侯

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疏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為儀注五儀至為儀。釋曰云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者此五儀有二等之命命雖有同者其儀皆異若然太宗伯注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是命異儀即異此則命同儀有異於義乖者但太宗伯經云九儀之命據九等之命為九儀故注每命異儀是命異儀即異經云掌諸侯之五儀即是據五等之爵為五儀是以命同儀有異此乃各有所據於義無乖也云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鄭知義然者此經諸臣五等在諸侯之下則還據諸侯之下臣有五等而言諸侯之下既無四命以至五命明臣有五等通不命也是以諸侯及諸臣皆據下文諸侯諸臣而充此上之數也故下文諸侯下說大國孤四命其卿二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已下如公國五命二等云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者謂或

言儀者亦有命此則諸侯之命也或言命者亦有儀此乃臣之儀也今若據爵而言則孤卿大夫士四等之儀也若據命而說則通不命為五儀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謂王

之二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主籍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礼朝位之數焉。樊步干

疏

注上公至數焉。釋曰鄭云上公謂王之反介音介

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大公有德封於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為上公九命者此上公則為二伯分陝者也故大宗伯云九命作伯是也云二王之後亦為上公者案孝經緯接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

故知也若然則公為於之後稱公春秋之代祀為夏後或稱
侯或稱伯或稱子者祀君無道或用夷禮故貶之而不稱公
也若虞公號公非王之二公出封亦得稱公者此殷時稱公
武王滅殷虞號無過可退無功可進雖周之親戚仍守百里
之地而稱公也自外雖是周之同族有出封惟稱侯伯而已
是以魯晉鄭衛等皆稱侯伯鄭注巾車云王子母弟雖為侯
伯畫服如上公乘金路是也云國家國之所君謂城方也者
若考經諸侯稱國大夫稱家今此文無卿大夫則國家惣據
諸侯城方者也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云云此經國家及宮室
車旗以下皆依命數而言既言國家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為
節以天子城方十二里而言此九七五亦當為九里七里五
里為差矣但無正文故言蓋以疑之也案書無逸傳云古者
百里之國九里之城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
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
里之城為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一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
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鄭必兩解者若案
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周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
子男宜三里為差也若據此文九命者以九為節七命者以
七為節五命者以五為節又案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洳適
與成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諸侯以其雖改殷制仍服事

陳沂胡松

月疏十一

二

乘馬

殷未敢十二里據此二文而言則周之天子城方十二里公
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也若周天子十二里則匠
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鄭不言異
代者以其無正文不敢斥言也是以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
不過百雉雉長三丈百雉五百步大都三之一則鄭是伯爵
城有十五百步為五里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
賈服杜君等義與鄭玄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
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
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
是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引大行人之職者經云國家宮室
鄭已解訖其云車旗衣服禮儀不可具言故引大行人為證
欲見彼具見車旗以下之數也案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執桓
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
介九人禮九率其朝泣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於上公降殺
以兩子男比於侯伯又降殺以兩為差耳故鄭云數焉

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卿六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

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在朝

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下七三命士再命下士一命

王之至如之。釋曰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

命皆是在朝者云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者三公八命者為九

命上公六命卿為七命侯伯四命大夫為五命子男云其國

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亦如上經以命數為差也

○註四命中至一命。釋曰云四命中下大夫也者見序官

有中下大夫於此唯見四命大夫是知中下大夫同四命也

云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者其王朝公卿大夫亦有舊

在畿內有采地之封是封畿內者也今乃封於畿外在八州

之中諸侯也其加一等褒有德也者王朝公卿大夫無功可

進無過可退者不得出封以知加一等為南面之君者是褒

有德也鄉為侯伯大夫為子男也鄭不言三公者雖出封加

命爵仍是公不異故不言也云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者

若先鄭出加入亦加若毛君則出加入減若鄭君出加入則

不加不減則義已備宗伯職也云王之上下三命士再命

下士一命者經既不言而鄭言之者此典命所以主命數序

官有三等之士此文不見故以意推之必知士有三命以下

者見經大夫四命四命以下唯有三等之命序官有上士中

士下士故以三等之命而說之也然公卿大夫以八命六命

懷浙胡衣 月禮二二 三 華富

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

相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

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

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實之皆以上卿之禮

焉。適子丁歷反則。疏。註誓猶至禮焉。釋曰鄭以誓為

下還嫁反射姑音亦。命者諸侯世子皆往朝天子天子

命之為世子故以誓為命也云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

嗣樹子不易也者實是命而經云誓者謂既命以為繼嗣使

為樹子不可改易義取公羊僖公三年齊桓公會于陽穀管

仲命諸侯云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是也引桓九年曹伯使

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者以其稱朝是行國君之禮

引者證經誓於天子攝其君事也云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

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者以其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

五命經云下其君一等明依命數為降以如義然也若公之

子如侯伯在侯伯下侯伯子如子男在子男下也云子男之
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者以經云下一等子男
身五命執璧明子雖得誓以下父一等自然與公侯伯子男
子未誓者同執皮帛朝會可知也云其質之皆以上卿之禮
焉者此亦約曹卅子射姑來朝賓之以上卿之禮而言之也
若行朝禮擯介依諸侯法其饗饋饗一與卿同也此經誓與
未誓皆據父在而言若父卒後得誓者皆得與諸侯序以無
父得與正君同故也是以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持猶君
也注引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又定四年
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
子鄭伯以下於召陵陳子在鄭伯上則是得公之孤四
誓者與諸侯序也若未誓則亦當執皮帛也

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
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
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
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

懷沂胡恭 月禮二一 口 章高

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

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
君固周制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
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疏於視小至七人。釋曰云視小國之君者列
二上人上士二十七人於視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知義然者案
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禮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
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廊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佗皆眡小
國之君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
贊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也小國之君言次之也其
佗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將幣酢饗食之數以此
而言則以皮帛者亦是更以贊見若正聘當以圭璋也若然
彼云繼小國之君謂執皮帛次小國君後則與此注列於卿
大夫位一也此言眡小國之君注云而禮如子男則彼其佗
眡小國君并彼注貳車及介以下是也司農云九命上公得
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者
案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叔孫婁為晉所執晉人使與邾大夫
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

服曰在是其事也若然先鄭引魯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卿
卿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并六卿與三孤為九卿
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魯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者
魯為州牧立孤與公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為之故叔孫婁自
比於孤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以下者案王
制之文多據夏殷此命卿亦是夏殷法故彼下文大國之卿
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云不著
次國之卿者以次國之下五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以
此言之則大國卿三命次國卿與大國下卿同再命小國卿
與大夫同一命彼注即引此周禮命卿大夫之法以證與古
不同之義若然此引彼夏殷命臣法周禮諸侯卿大夫命雖
與古不同五等諸侯同國皆有二卿得天子命者與夏殷同
故引之若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上卿則命數足矣
中卿天子再命已君加一命亦為三命下卿天子一命若夏
殷已君加一命二命足矣周則已君加二命為三命命足矣
云下大夫五人不言命數者並不得天子命夏殷並已君加
一命周則大國之大夫再命也云上士二十七人者夏殷之
士不命其二十七士亦應有上士中士下士而皆云上士者
亦是勉人為高行故摠以上士言之也云次國三卿二卿命
於天子者上卿天子二命已君不加中卿天子一命已君加

正德十二年

禮記卷二十一

五

元卷

一命下卿天子不命已君亦加一命為再命故云一卿命於
其君是次國之卿皆再命也若周禮次國卿並三命亦下大
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大國同也云小國二卿皆命於
其君者案彼鄭注云此文似誤脫者類上文大國次國則此
小國亦當有三卿宜云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
其君則是脫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九字矣云設者次國云
二卿命於天子不言皆此小國云二卿皆命於其君而言皆
是設故云蓋設也若依此三卿解之則三卿之內一卿命於
天子為一命二卿命於其君亦各一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義與上同也若周禮小國三卿皆再命亦一卿命
於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為再命二卿命於其君不得天子
命並已君再命矣又周法次國五大夫亦與大國五大夫同
再命小國下大夫五人各一命其士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
男之士不命與夏殷同此文是也大司馬云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者謂得天子之命者得為軍將
也若然諸侯之臣有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而經云各職
其命數者謂宮室之等四命者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旂冕
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為節再命一命者亦以命數為降殺也
但大夫玄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黻而已衣無章故得玄冕
也則冕亦象衣無旒其上服將弁並無章飾是以變冕言爵

弁也諸侯之大夫一命已上即有二車士雖一命亦無貳車天子之士再命已上可有貳車也

司服掌主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疏司服至用事○釋曰此一經與之事衣服各有所用疏下文為摠目王吉服有九大裘

已下是也凶服即下文凶事與弔是也云辨其名物者衣服有名則物色有異同也○註用事至所用○釋曰云用事祭

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者是其事各異云衣服各有所用者謂若祀昊天用大裘之等是也

王之吉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

則玄冕前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

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節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衮卷龍衣也鷩禕衣也毳蜀衣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

懷浙胡校 月禮二一 余即刊

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績人職曰鳥獸蛇雜四

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希讀為絺或作齋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祭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

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

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

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鷩必

織反劉府弊反毳昌銳反劉清歲反希本又作絺陟里反劉

猪履反注下皆同密張律反蓋直留反或音胄禕婢支反又

方支反蜀居例反績胡對反肅張里反刺七亦反劉七賜反

沈此擊疏王之至玄冕○釋曰王之吉服并下三者亦是反下同疏令尊其祭服且言六矣○註六服至纁裳○釋曰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者六服服雖不同首同用冕以首為一身之尊故少變同用冕耳下經五服同名并亦是首飾尊鄭不言者義可知也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但冕名同耳云諸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窳至諸蓋者但后

後雖是公不謚為王要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
因之而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尚書武成云先王建邦
啓士尊之亦謂之先王也是以鄭云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
數后稷不密后稷子諸蓋大王父二者之間並為先公矣
本紀云后稷卒子不密立不密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卒
下慶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羌弗立卒子毀榆立卒子公非
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卒子公祖類立卒子古公亶父
立古公亶父則大王亶父也公祖類即糾文曰諸蓋也大裕
於大祖后稷廟中尸服衮冕王服亦衮冕也案中庸注云先
公組紼以上至后稷天保詩注先公謂后稷臣諸蓋天作詩
注云先公謂諸蓋至不密經皆云先公注或言后稷或不言
后稷者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后稷既不追王故注先公中有后稷也天保詩
云綸祠烝嘗是四時常祭故注先公中有后稷天作詩是裕
之祭祀在后稷廟中不嫌不及后稷故注不言后稷各有所
據故注不同也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者饗食則大
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之等是也但饗食在廟故亦服鷩冕
也與諸侯射者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若燕射
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則皮弁服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
方百物者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為中祀埋沈巴下為

懷浙胡校

周禮二十一

七

集

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兩師鄭不言者義可
知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者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黑羔裘
然則凡祭之皆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云衮卷龍衣也者鄭
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故先鄭衮卷并言之也云鷩
禕衣也者案禮記魯子問云諸侯禕冕觀禮侯氏禕冕鄭注
云禕之言裨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為禕若然則禕衣自衮
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為禕衣其言不足矣云毳罽衣也者
案爾雅云毛毳謂之罽則續毛為之若今之毛布但此毳則
宗彝謂虎也而先鄭以為罽衣於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玄
謂書曰至希繡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者欲
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為日月星
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
其文理作續者續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故衣續
也宗彝者據周之舜尊有虎舜尊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
舜虎舜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舜尊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
者以虎也畫於宗彝則因虎也雖為宗彝其實是虎也但
虎雖同在於舜故此亦并為一章也虎取其嚴猛也取其有
智以其印鼻長尾大兩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藻
水草亦取其有文象衣上華蟲史亦取其明粉米其為一章
取其潔亦取其養人黼謂白黑為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

斷割焉散黑與青為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
若臣有合雜之義去就之理也希繡者孔君以為細葛上為
繡鄭君讀希為幣幣紩也謂刺繡為繡以但裳主陰刺亦足
沈深之義故裳刺也云華蟲五色之蟲孔君注以為華象卓
華蟲雉也義亦通以其草華有五色故引續人鳥獸蛇雜四
時五色以草之為證也華蟲名鷩者以其頭似鷩以有兩翼
即云鳥以其體有鱗似蛇則曰蛇以其有五成章則曰雉
故鄭注考工記云蟲之毛鱗有文采者也云希讀為絺或作
肅字之誤也者本有此二文不同故云誤當從絺為正也云
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若孔君義虞時
亦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於旌
旗若虞時日月星畫於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云所謂三辰
旗旗昭其明也者所謂桓桓為旗不畫日月星連引之耳
星辰旂旗者謂蛟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日月星連引之耳
引之者證周世日月星畫於旌旗之意也云而冕服九章者
據周法而言既去日月星三章明有九章在也云登龍於山
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者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
獸為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為章首何得猶明衣龍
乎明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麋
也若不登火在於宗彝上則麋是六章之首不得以麋為五

長所引於

月禮三十一

六

卷

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云九章初一日龍至凡
五也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
從偶數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
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
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麋冕之粉米亦刺之也云
玄者衣無文裳刺蔽而已者以其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
章仍以玄為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蔽於裳而已是以謂
玄焉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者六冕皆然故云凡以該之知
玄衣纁裳者見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
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
與黃即是纁色**凡兵事常弁服**常弁以絺常為弁又以
故以纁為名也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也晉郤
至衣絺常之附注是也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也
劉音妹又莫拜反衣於既反附旁符反又音附注音之樹反
緹音一故云凡云常弁服者以兵事有侵戰伐圍入城非
常弁服也注常弁至遺色也釋曰絺是舊染謂赤色也赤
色常為弁云又以為衣裳者左氏傳成十六年楚子曰絺常
之附注君子也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若賈服等說附謂足
附注屬也擗而屬於附若據鄭雜問志則以附為幅注亦為

獨以韎韠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既與諸
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韎韠有同者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
賈服同裳亦用韎韠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舄之義
若然案聘禮云卿韠弁歸饗饋注云韠弁韎韠之弁蓋韎布
為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弁事入廟不可純如弁服
故疑用韎布為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獲為正也以其獲從
裳色天子諸侯白舄大夫士白獲皆施於皮弁故也云今時
伍伯緹衣古弁服之遺色者鄭取韎為赤色韠猶以為疑故
舉漢事以為况言伍伯者伍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之行長
見服纁赤之衣是古弁服赤色遺象至漢時是其弁服赤之
也驗

眡朝則皮弁服

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

覲於廟則衮冕

○眡首視

疏

注視朝至衮冕○釋曰天子三朝外朝二

弁服也知皮弁之服十五弁冠禮云皮弁素積故知義然也云王
雜記云朝服十五弁士冠禮云皮弁素積故知義然也云王
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者案覲禮云天子衮冕負黼衮節
服氏云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常注云服衮冕者從
王服故知朝覲在廟王服衮冕若然春夏受贄在朝則是眡
朝皮弁服也其受享於廟與覲同衮冕故於朝連言朝也

正德二十二年

禮記卷二十一

九

元善

凡甸冠弁服

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

衣之宜弓謂王服此以田王卒

疏

注甸田至玄端○釋曰

食而居則玄端○甸音田注同
凡賁之不言事者朝是朝日比於田獵為數故凡事皆不言
也云冠弁委貌者士冠禮及郊特牲皆云委貌周道鄭注士
冠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故云委貌若以色言則曰
玄冠也云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者士冠禮云主人玄
冠朝服緇帶素鞞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鞞同
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積素以為裳也云諸侯以為
視朝之服者士冠禮云玄冠朝服注云天子與其臣玄冕以
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
朝是也引詩國風曰者是鄭緇衣之詩引之證鄭伯是諸侯
服緇衣為朝服之義也云王卒食而居則玄端者案玉藻鞞
君朱大夫素士爵韠鄭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以其云朱
鞞鞞同裳色故也鄭因朝服而說玄端者以朝服與玄端大
同小異以其玄冠緇布衣皆有正幅為端則同但易其裳耳
故因說玄端也若然大夫素鞞則素裳其士鞞言爵鞞是不
純之名以其士冠禮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
前三幅玄後四幅黃故爵鞞也言凡甸冠弁服據君兵之時

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是以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
五戎司徒摺扑北面以誓之天子乃厲節執弓挾矢以備註
云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以此觀之晉五戎司徒誓之不戎
服者冠弁可知是以襄十四年夏四月左傳云備獻公戎孫
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囿三子從之公不釋皮冠則皮弁
韋弁同且色異耳故以韋弁為皮弁是其正田用韋弁也。
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疏**注服
至齊衰。釋曰弁服於上下文不類者以是喪服故變其文
也天子諸侯絕傍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
大功亦似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
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又服問
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嫡婦既言君所主服不降也如是則
為適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止云斬衰齊衰者以其正服齊
衰是不降之首然則王為適子斬衰其為適孫適曾孫適玄
孫適來孫則皆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
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玄謂凡父於將為後
者非長子皆期然則王禮亦適子死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
孫向下皆然也又案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
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舜之與

禮記卷二十一

二十

漢高皆庶人起為天子蓋亦**凡乎事弁經服**弁經者如

不臣諸父昆弟而有服也。加環經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經大如總之經其服錫衰
總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喪服小記曰諸
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喪服舊說以為士弔服素委
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經疑衰變
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
朋友之恩亦弁經故書弁作綸鄭司農紛讀為弁而加環經
環經即弁經服○**疏**凡弔事弁經服。釋曰弔事言凡
附近之近紛音弁。之也弁經其服則錫衰總衰之等也。注弁經至經服。釋
曰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者爵弁之形以木為體廣八寸長
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為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為弁經之弁
其體亦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為之故云如爵弁而素
云加環經者凡五服之經皆兩股絞之今言環經即與絞經
有異矣謂以麻為體又以一股麻為體糾而橫纏之如環然
故謂之環經加於素弁之上故言加環經也云論語曰羔裘
玄冠不以弔者彼謂小斂之後主人已改服客則不用玄冠
羔裘朝服以弔之引之者證凡弔服及弁經皆施之於小斂
已後也云經大如總之經者弔服環經大小無文但五服之

經總經最小弔服之經亦不過之是以約同總經故云經大
如總之經也云其服小錫衰總衰疑衰者此文弔事之經下文
陳三等弔服錫衰以下明上下相成故據下文而說也云諸
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知者案服問云君為卿大夫
錫衰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故知之也云喪服小記曰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不則變其冠耳者不言君而言諸侯則是
弔異國之臣法不著弁經而云皮弁故云變其冠耳云喪服
舊說以為士弔服素小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
也者此引舊說而破之庶人弔服首服素冠而素裳其衣裳
當疑衰故喪服鄭注云士疑衰素裳冠則皮弁之經庶人不
爵弁則其弔冠素委貌也若然士與庶人服同冠弁則異也
云國君於其臣弁經者服問云當事則弁經是也云他國之
臣則皮弁者喪服小記文是也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
經者喪服記云朋友麻故知大夫於士士自相於有朋友之
恩者服麻也大夫相於不假朋友恩以其服問知大夫相為
亦錫衰弁經不言朋友也凡弔服天子之服於此上下文具
矣其諸侯弔服亦應三衰俱有知者以天子自大喪以下至
素服上公自衮冕以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
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皆相如明諸侯三衰皆有
但所用據文唯有服問云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知之當

卷十

合充二十

十一

高

事則弁經其用總衰疑衰則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總衰異
姓之士疑衰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
姓之士也案士喪禮注云君弔必錫衰者蓋士有朋友之恩
者加之與大夫同用錫衰耳大夫相於必用錫衰者以大夫
雖以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總麻則不得以總衰為弔總衰既
不弔明疑衰亦不可為故以錫衰為弔服也士之弔服不用
錫衰者避大夫疑衰不用疑裳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凡
弔服皆既葬除之其大夫妻亦與大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
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注云弔於命婦命
婦死也是也服問云為其妻出則不弔與大夫小異耳凡

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

王后小君也諸侯為

反下及注除為

疏

註王后至杖期。釋曰云凡喪者諸侯

害一字皆同
以黃之鄭云王后小君也者解經臣為王后著齊衰之意鄭
又云諸侯為之不杖期者案喪服不杖章云為君之母妻傳
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但諸臣亦為王斬衰為后期鄭特言諸
侯者以喪服漸衰章云臣為君諸侯為天子及至不杖章直
云為君之母妻不別見諸侯為后之文故鄭解之本不見諸
侯為后者以其諸侯為后與臣為后之同故不別見也其卿大

夫適子為君夫人亦與諸臣同士之子賤無服當從庶人
服問云諸侯之世子不為天子服注云遠嫌也與畿外之民
同服服問又云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注大夫
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
天子卿大夫適子亦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
當然故云如士服也

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
君為臣服 弔服也鄭

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
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玄
謂無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
疏王為至弁
言擬也擬於吉○易以政反去起呂反下同

天子臣多故三公與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總衰大夫與
士同疑衰不見三孤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亦以臣
故也云首服皆弁經者三衰同皆弁經○注君為至於吉○
釋曰君為臣服弔服也者欲見臣為君斬君為臣無服直弔

服既葬除之而已鄭司農解錫衰總衰者喪服傳文其總衰
疑衰無文先鄭當更有所見後鄭皆從但增成其義耳鄭注
喪服破升皆為登布八十縷為登登成也今云十五升則千
二百縷去其半則六百縷也云有事其縷及有事其布者皆

○禮記卷二十一

十一

謂以水濯治去其垢者也玄謂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者以其
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故云擬於吉者也

凡弔皆不見婦人弔服者以婦與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
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是婦與夫同其首服即鄭注
喪服云凡婦人弔服

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大札疫疠 大荒飢饉 大裁水火為害 素服縞冠若晉

伯宗哭梁山之崩○縞古老反劉剛操反
疏注大札至之
崩○釋曰知
大札疫疠者以春秋傳有大昏禮瘞之文故知札為疫疠也
云大荒饑饉也者爾雅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即曲禮云
歲凶年穀不登是也云大裁水火為害者謂若春秋宋災謂

有冰災為害又孔子世家云哀三年孔子云桓僖災又公羊
云雉門災之類皆火災也云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
山之崩者事在成五年引之者證服此素服首服縞冠之意
若然梁山崩非大札大荒大裁引為證者欲見山崩與大札

大荒服同是以大司樂云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令去樂下
文云大札大凶大裁令弛縣弛縣與去樂互相明則去樂是
同梁山崩又是四鎮五嶽之類則大札大荒素服縞冠與哭
梁山崩同可知若然此言素服素案玉藻云年不順成大夫不
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燕此與此合彼又云年不順成大夫不

造車馬君衣布摺本義與此違者彼衣布謂常服謂禱祈義與此同也 公之服自衮冕而

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

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

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

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

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

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

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

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

日視朝之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焉士齊有素端者亦為礼荒者所禱請

正德十二年

礼充二十一

十三

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司農云衣有禕裳者為端玄謂

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

其袷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

一則其袷三尺三寸袷尺八寸○其齊側皆反注士齊同有

禕音儒本亦作禕屬音濁廣古曠反後 **疏** 公之至素端○

廣袤同祛起呂反上時掌反侈昌氏反 **疏** 釋曰陳天子言

凶之服訖自此已下陳諸侯及其臣之服貴賤不同之事也

但上具列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衮冕以下差次如之上

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大夫云凶服加以大功小功者天子

諸侯自旁期已下皆絕而不為服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謂本

服大功小功者其降一等小功降仍有服總者其本服之總

則降而無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者士之助祭服爵弁不

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

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如不得

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為首但皮弁亦是士助君視朝

之服也云其凶服亦如之者亦如大夫有大功小功但士無

降服則亦有總服故鄭增之也其齊服有玄端者則士冠上

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特性士之享祭之服也素端者

即上素服為礼荒祈請之服也○註自公至八寸○釋曰云

自公衮冕至卿大夫天之方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

此上公衮已下既非自相朝聘之服又非已之祭服案曾子問云諸侯禫冕出視朝鄭云為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春夏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是受享受覲皆在廟是受朝之事及助祭在廟理當禫冕也若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助祭亦申冕服可知故鄭君臣朝聘並言也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知之者案玉藻云諸侯玄端而祭注云端當為冕是諸侯玄冕自祭於已也案玉藻云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服於已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相兼乃具也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又王廟中得用衮冕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云天子之禮是也若餘廟亦玄冕或可依公羊傳云白牲周公牲駢網魯公牲羣公不毛魯公既與羣公別牲而用駢網則其服宜用鷩冕可也其二王後惟祭受命王得用衮冕其餘廟亦得用玄冕也云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鄭引雜記者上已說諸侯祭於已訖更明孤已下自祭不得申上服之意也云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等皆用玄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大夫祭用玄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玄冠與士同故少牢

懷濟朝校

禮疏三蔡重校

四

曾堅

皆玄冠與士同也其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之孤同亦以爵弁自祭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云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者朝服據少牢大夫禮玄端據特牲士禮而言也云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者欲見此經上服惟施於入天子廟不得入諸侯廟之意必知諸侯自相朝聘用皮弁者見聘禮主君及賓皆皮弁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曾子問云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受及彼下文諸侯相朝云朝服而出視朝鄭云為事故據比上下而言明自相朝不得與天子同即用皮弁可知也云比天子日視朝之服者此解皮弁非諸侯常服之物惟於朝聘乃服之意也云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者欲見大夫言大功小功天子諸侯不言之意也天子諸侯承重亦期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若無適子自然立適孫若無適孫立適曾孫亦期及至適玄孫皆然也既為適孫有服而適子之婦大功若於適孫已下之婦承重者皆小功矣今特言齊者舉后夫人重者而言云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者是據正服大功小功若總則降而無服故不言云士亦如之又如總焉者士不降服明知更加總也云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荒有所禱請者然上文已云素服士

純轉相如已之有素服矣今於經別云玄端素端為七設文者以其大夫已上侈袂同惟士不得侈袂以端為之故經別見端文也若然士之素端言齊者見禱請也則上文天服亦是齊服禱請可知也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者鄭解士別見文素意也鄭司農云衣有禱裳者為端者此端據正幅不據禱裳故後鄭不從也玄謂端者取其正也者此端正也故以正幅解之也二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者云衣袂二尺二寸喪服記文故彼云衣二尺二寸注云此謂袂中也言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玄端之身長二尺二寸今兩邊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故云屬幅廣袤等則長也言皆者皆玄端素端二者同也云其袂尺二寸者據玉藻深衣之法尺二寸而不言也云大夫已上侈之後之者蓋二尺而益一為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者亦無正文案禮記雜記云凡弁經服其衰侈袂少牢主一婦衣綃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以此為大即以意為半而益一以解之也孔子大袂單衣亦如此也凡天子冕服有章者皆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一為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比日九而已自餘鷩毳毼毼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一緇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玄冕一

禮記卷二十一

十五

劉立

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凡大祭祀

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

火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王所釋曰云大祭祀則中無有次小祭祀以其皆是王親祭故舉大而云賓客言大者據諸侯來朝也王者不敢遺小國之臣則其出之於王王服之以祭祀及接賓客也

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

其陳序

力驗反厥疏

云復者升屋西亦依命數人執一領天子則十二人諸侯九人七皆用助祭之稱

至樽中釋云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者祭下守祀職云遺衣服藏焉

云大斂之餘也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坐

上則此奠衣服也者云玄謂嚴衣服所藏於樽中者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沾而小者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政令

謂所外祀

祀於四郊者域兆表之坐域

疏

典祀至政令○釋曰云掌外祭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者謂遮列不得有

人來入域中故云禁令也○注外祀至坐域○釋曰云所祀於四郊者域兆表之坐域者此即小宗伯所云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已下皆是典祀掌之也言兆域據壇外為溝渠為表坐域者也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

屬其屬胥徒也脩除芟掃之徵召也役之作使之

疏

若以至役之○釋曰云以時祭祀者謂天地山川祭祀皆

有時也○注屬其至使之○釋曰鄭知其屬是胥徒者以其典祀身是下士其下惟有胥徒故知也不言府史者府史非設考也徵召也以其司隸主衆隸主供役使故云作使之也

厲禁而蹕之

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蹕音畢遮音奢反令力呈反

疏

注鄭司至

懷浙胡載

周禮二十一

十六

令入○釋曰其屬還是胥徒厲是遮列蹕是止行八故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為祧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

祖之廟及三昭三穆者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有二祧享嘗乃止據周而言

是知廟祧中有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也云遷主所藏曰祧者以祭法云遠廟為祧去祧為壇既言去祧為壇明遷主先入祧乃至壇耳故知祧是遷主所藏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

稷之廟者先公謂諸蓋已前不追謚為王者先公之主不可下入于孫廟故知向上入后稷廟案聘禮云不腆先若之祧既併以俟諸侯無二祧先祖之主皆藏於太祖廟故名祧若

故后稷廟不各祧也若然大王王季之上不可入文武之廟者當周公藏於后稷廟也云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

陸榮

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為桃然文武雖未
桃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為桃也其立廟
之法后稷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為宮院
者也案孔君王肅之義二桃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
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為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桃
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三桃則十廟矣奄
八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也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者案士
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
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餘乃留之故知其
遺衣服無小斂餘也先鄭云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
以前為諸侯者謂不窳已後諸蓋已前為諸侯者后稷
雖不謚為王以其為始祖故拾祭在焉從先王例也

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

當至生時○釋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士虞礼文鄭引之者欲
見天子已下凡尸皆服死者大斂之遺衣其不服者以為奠
衣服者以鄭云象生也既言卒者上服則先王之尸服衣冕
先公之尸服驚冕也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玄端而
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
尸還在士廟故尸還服玄端為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

懷浙胡校 周禮三十一 二十七 陸榮

出鄉大夫士皆下之注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為大夫士
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為士尸服卒者上服不服玄端而服爵
弁者爵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為士 其廟則有
今為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玄端

司脩除之其桃則守桃黜聖之
廟祭此廟也桃

伯也脩除黜聖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桃恒主黜聖鄭司
農云黜讀為幽幽黑也聖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黜牆謂之聖
○ 於糾反司農音幽聖烏 注廟祭至之聖○釋曰云
路反或為烏洛反本或作惡同 廟祭此廟也者凡廟舊皆
脩除黜聖祭更脩除黜聖示新之敬也今將祭而云脩除知
祭此廟也云桃祭遷主者以遷主藏於桃故也案上司尊彝
有司宗伯也者以其宗伯主立國祀又謂滌濯脩除亦是繫
靜之事故知有司是宗伯為之云脩除黜聖互言之者鄭以
二者廟桃並有而經廟直言脩除桃直言黜聖故互而通之

明皆亦有也鄭云有司恒主脩除桃亦脩除之守桃恒主黜
聖廟亦黜聖之先鄭讀黜為幽幽是北方北方其色黑欲見
地謂之幽取黑義也知聖是白者以其聖與幽黑白相
對故知聖是白即掌蜃之白盛之蜃故引爾雅證之

既

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

屬藏之以依神○隋許志反劉相志反**疏**註鄭司至依神○釋曰案特牲少

鄭以隋為神前沃灌器故後鄭不從也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者案特牲禮祝命授祭尸取直梗于醢祭于豆間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注云肺祭則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以誤所以誤有脊者特牲禮云佐食舉肺脊以授尸

尸受振祭齊之是以於此誤有脊但彼是尸食而舉者故有脊此隋祭不合有也云藏之以依神者此義與祭地之理同

故云依神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女宮刑女

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漑及案盛之

巽鄭司農比讀為厄厄具也○比本亦作庇鄭志反注及

下同司農匹氏反劉**疏**註女宮至具也○釋曰此世婦是

之事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男子為奴隸女子入宮給使役故云刑女也云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者此亦祭

懷浙胡校 月禮十一 十八 曾聖

前十日成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故宿戒並言知比具所

濯漑及案盛之巽者濯漑案盛皆婦人之事二十七世婦職

云帥女宮而濯漑為盛儀禮特牲云主婦視饗饌饗饌亦

女宮之事故知也先鄭云厄厄具也者先鄭周禮內有此皆

為厄具**詔王后之禮事**薦徹**疏**註薦徹之節○釋曰

是薦徹之節者見外宗云為王后帥六宮之人共齎

薦徹故知詔告是薦徹邊豆之節帥六宮之人共齎

成盛帥世婦女御○**疏**註帥世婦女御○釋曰知帥六宮

婦職云帥女宮為盛盛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婦鄭**相外**

注云帥其帥並女官是以知盛盛世婦女御之事也

內宗之禮事同姓異姓之女有爵

異姓之女有爵以解外內宗者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

者是同姓之女有爵又云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是異姓之

女有爵故知之也知相是佐后者外宗云佐后薦徹豆籩內

宗云及以樂徹則左傳且籩注云佐外宗故知外內宗轉相

佐后此官**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此即詔相

相之也

疏

太賓至如之。釋曰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法。內宰元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親為賓客者裸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實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是其饗有后事也。彼不言饗食之禮亦當有后助王之事。故此言之也。○注此帥至事同。○擇曰此惣說上文四經所云比帥詔相言相取同其事則同。故云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如之耳。

苛罰之

苛謹也。○莫音暮下同。疏

大喪至罰之。○釋曰

大喪謂王喪王喪則

九嬪已下以尊卑為位而哭而有不敬者則可責罰之。凡

王后有揆事於婦人則詔相

鄭司農云謂爵婦人

大記曰夫人亦拜

疏

注鄭司至堂上。○釋曰先鄭云謂爵

寄公夫人於堂上。婦人者此經自以為一義不達上大喪之事言爵婦人者天子命其臣后亦命其婦是爵命婦人也。言王后有拜事於婦人謂受爵命之時有拜謝王后也。後鄭不從者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拜者為大喪而拜故引喪大記為證。但喪大記所云者是諸侯之喪主人拜寄

懷浙胡校

周禮三十一

十九

曾聖

公於門西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其寄公與主人禮敵故也。明知天子之喪出子亦拜二王後於堂下后亦拜二王後夫人於堂上可知是以禧公二十四年左氏傳云宋公過鄭鄭伯問禮於皇武子武子對曰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瞞焉有喪拜焉謂王喪二王後來奔嗣王拜之明二王後夫人在來弔后有拜法若然二王後夫人得有赴王喪者或夫人家在畿內來歸寧直王喪則弔赴也。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主通之使。疏

疏

注主通至共授。○釋曰王后六宮之內有徵相共授。索之事須通達於外官者世婦官卿主通之使相共給付授之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加爵之豆籩。故

農云謂婦人所薦社

疏

內宗至豆籩。○釋曰婦人無外事子春云當為豆籩。惟內宗至豆籩。○釋曰婦人無外事

是婦人之事故薦之。○注加爵至豆籩。○釋曰鄭知加豆籩是加爵之豆籩者以其食後稱加特牲少牢食後三獻為正獻其後皆有加爵。今天子禮以尸既食后亞獻尸為加此時薦之故云加爵之豆籩即醢人籩人加豆加籩之實是也。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傳直專反註同**疏**註佐

外宗。釋曰鄭知佐外宗者見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籩故

云佐外宗也但籩豆后於神前徹之傳與外宗外宗傳與內

宗內宗傳與外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

則從大喪序哭者次序外內宗及命婦**疏**賓客至

釋曰饗食賓客俱在廟饗食訖徹器與祭祀同亦后徹為內

宗佐傳故云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釋曰內宗於后有

事皆從故以此摠結之也。註次序至哭王。釋曰知次序

外內宗者見外宗云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故知所次序

有外內宗也知有命婦者上世婦職已云大喪哭諸侯亦

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者故序哭中有命婦也**哭諸侯亦**

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王后弔臨諸侯而已

疏哭諸侯亦如之。釋曰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為之

總衰者也若檀弓云以爵弁純衣哭諸侯彼謂薨於本

國王遙哭之則婦人不哭之婦人無外事故也。註王后至

夫云。釋曰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者

懷浙胡校 周禮廿一 辛 樂再友

諸侯為賓王后弔臨之卿大夫已臣輕故王后不弔故遣內

宗掌弔臨之事明為后掌之若然天官世婦云掌弔臨于卿

大夫之喪紫喪大記諸侯夫人弔臨卿大夫者諸侯臣少故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盥豆籩**

及以樂徹亦如之其視**疏**外宗至如之。釋曰盥

之豆籩皆玉飾之餘文豆籩不云玉者文略皆有玉可知若

然直云薦豆不云籩者以豆云玉略籩不言義可知也云盥

豆籩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盥其實也云及以王后以樂

樂徹亦如之者亦佐后也猶仍有內宗佐傳也

王后以樂

羞盥則贊。贊猶佐也。

疏盥音咨。王后至則贊。釋曰羞進也

樂以進之言則贊者亦佐后進之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王

盥贊后薦徹豆籩則薦徹俱言玉盥王敦盛黍稷言贊不言

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為之故楚漢詩云諸宰君婦

廢徹不遲黍稷宰徹之若然且籩與盥此官已贊九嬪又贊

者以籩豆及黍稷**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疏獻酒

器多故諸官共贊

於尸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註獻獻酒於尸。釋曰云獻獻酒於尸者則朝餞饋獻及王醕尸以食後醕尸亦是獻獻中可以兼之亦贊可知也

后不與則贊宗伯其事。釋曰案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徹豆邊若然宗伯非直攝其裸獻而已於后有事豆邊及簋簋等

盡攝之耳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小祭祀謂在宮中

疏註小祭祀至宮中。釋曰知小祭祀謂在宮中者以其后祀之中行中雷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已

案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彼兼外神故以玄冕該之也云賓客之事亦如之者饗食亦掌事也大喪則敘外內

朝奠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及內外命婦**疏**註內內

釋曰經直云外內鄭云內外宗及外命婦則內中以兼外宗外中不兼內命婦也經不云內外宗內外命婦者意欲見內

是內宗舉內以見外其外中則不得舉外以見內以其內命婦九嬪叙之也故九嬪職云大喪帥敘哭者注云后哭衆乃

懷新胡荻 月禮二一 三二一 葉再友

哭是內命婦九嬪叙之故鄭亦不言內命婦也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一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二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更東西。夾古治反。劉古協反。疏。註公君至東西。釋曰。侯之通推言君則上通天子此既王之墓域故訓為君也。云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者謂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豫圖出其丘壟之更立壟之言即下文立封是也。既為之圖明藏掌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云先王造塋者但王者之都有遷徙之法若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平王居於洛邑所都而葬即是造塋者也。若文王在豐葬於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即以文王居中文王弟當穆則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康王為昭居左昭王為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遷死葬即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更東西若然兄弟死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

列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

事于六廟。爾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為穆。相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為昭。閔公為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為逆祀者案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於後皆亂也。若然兄弟相事後事兄為君則昭穆易可知。但置塋以昭穆夾更與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

置廟同也。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

後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正以尊卑更其。疏。凡

侯居至其族。釋曰。言凡者以其非一故升卿大夫以凡之

此因上而言以其王之子孫皆適為天子庶為諸侯。卿大夫

士若出封畿外為諸侯。卿大夫士者謂上文先王子孫為畿內諸侯。王

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言居左右者若父

為夫王。卿昭則子為穆。居右若父是穆。則子為昭。居左為卿

大夫居後亦然。但昭穆不定故左右俱言。謂一父之前後左

右並有也。云各以其族者謂次第假令同昭穆。兄當近上墓

後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正以尊卑更其。疏。凡

侯居至其族。釋曰。言凡者以其非一故升卿大夫以凡之

此因上而言以其王之子孫皆適為天子庶為諸侯。卿大夫

士若出封畿外為諸侯。卿大夫士者謂上文先王子孫為畿內諸侯。王

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言居左右者若父

為夫王。卿昭則子為穆。居右若父是穆。則子為昭。居左為卿

大夫居後亦然。但昭穆不定故左右俱言。謂一父之前後左

弟則遠也。王墓為次。第諸侯言左右。卿大夫士下云各以其所。互相通也。○注子孫至昭穆。○釋曰言子孫者。據造塋者所。生為子。已後左右。王之所生。累世皆是。孫言以尊卑處其前。後者尊。謂諸侯。卑謂卿大夫士云。亦併昭穆者。謂兄弟同倫。當昭自與昭。併當穆自與穆。併不謂昭穆併有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

無勇投諸塋。○疏。注戰敗至罰之。○釋曰曲禮云死寇曰兵。外以罰之。○疏。注云當饗祿其後。即下文云凡有功者居

前是也。此是戰敗故。○凡有功者居前。○釋曰曲禮云死寇曰兵。投之塋外。罰之也。○凡有功者居前。○釋曰曲禮云死寇曰兵。昭穆之中央。○

疏。注居王至中央。○釋曰云居前則不問為諸侯與卿大。夫士。但是有功。則皆得居王墓之前。以表顯之也。此則

曲禮云死寇曰兵。兼餘功。若司勳王功事。功國功之等。皆是也。言處昭穆之中央者。上云諸侯居左右。已前即是昭居左

穆居右。今云昭穆之中央。謂正當王。以爵等為立封。冢前由其有功。故特居中顯異之也。○

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立諸臣曰封。漢律曰

有差。○別。○疏。以爵至樹數。○釋曰此文自王以下。至庶人各。彼列反。○疏。云爵等為立封之度。則天子亦是爵號也。雖

懷沂胡按。○周禮二十二。○曾椿

云度與樹數。天子已下無差。次之文。○注別尊至有差。○釋

曰云別尊卑尊者立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故云別尊

卑也。鄭知王公曰立諸臣曰封者。此無正文。爾雅云土之高

者曰立高。立曰阜。是自然之物。故屬之。王公也。聚土曰封。人

所造。故屬之。諸臣若然。則公中可以兼五等也。鄭引漢律者

周禮立封高下。樹木之數。無文。以漢法况之也。若然。案春秋

緯云。天子墳高三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不引之者。以

春秋緯或說異。代多與周禮垂故不引。或鄭所不見也。王制

云庶人不封。不樹。而春秋緯云庶人樹以楊柳者。以庶人禮

所不制。故也。○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始

也。請量度。所始窆之處。地為尸者。成葬為祭。墓地之尸也。鄭

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葬時。祭。以告。后。土。家人。為。之。尸。○度。待。洛。○疏。大。喪。至。之。尸。○釋。曰。大。喪。謂。王。喪。有。日。謂。反。註。量。度。反。○疏。葬。日。天。子。十。月。而。葬。葬。用。下。旬。云。請。度。甫。窆。者。謂。宰。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也。言。遂。為。尸。者。因。事。曰。遂。初。請。量。度。至。葬。訖。祭。墓。故。冢。人。遂。為。尸。也。○注。甫。始。至。之。尸。○釋。曰。先。鄭。以。遂。為。之。尸。據。始。穿。時。祭。墓。地。冢。人。為。之。尸。後。鄭。據。始。穿。時。無。祭。事。至。葬。訖。成。墓。乃。始。祭。墓。故。冢。人。

為尸不從先鄭者見小宗伯云卜葬兆甫窆哭之又云既葬
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謂虞祔下乃云成葬而祭墓為位據彼
文則初穿地時無祭墓地之事葬訖乃有祭墓地即此遂為
之尸一也故後鄭不從先鄭若然引之在下者小宗伯雖無
初祭墓地之事亦得及窆以度為立隧共喪之窆

哭 喪大記曰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
及窆以度為立隧者此更本初欲窆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

道之處廣狹長短故文重耳○注隧美至以咸○釋曰以窆
及窆以度為立隧者此更本初欲窆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

二王則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美道隧與美異者隧道則上
有負土謂若鄭莊公與母掘地隧而相見者也美道上無負

土若然隧與美別而鄭云隧美道者對則異散則通故鄭舉
美為况也云下棺豐碑之屬者此按檀弓公有假云公室視

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云豐大也天子斷大木為碑形如石碑
前後重鹿盧是大碑之事言之屬者仍有六綽之等故引喪

大記也凡封者封即窆謂下棺云執紼去碑負引者謂天子
懷浙胡校

《周禮二十二》 林重校

千人分執六紼諸侯五百人分執四紼其棺當於壙上執紼
者皆負紼背碑以鼓為節而下之云君封以衡大夫以咸者

衡橫也謂以木橫之於棺傍乃以紼繫木下棺大夫以咸者
大夫卑不得以木橫之直有棺傍咸耳以紼繫之而下棺也

彼諸侯及大夫法但天子无文及葬言鸞車象人
故引之以為證天子之法且○及葬言鸞車象人

而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言
言問其不如法度者玄謂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

存者於是中車行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
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中如字劉居觀反語魚據反下

同備疏及葬至象人○釋曰及至也謂至葬象人語中
音勇疏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注鸞車至

生乎○釋曰云鸞車中車所飾遣車也者中車職云大喪飾
遣車遣車則明器遣送死者之車也云亦設鸞旗者以其遣

車有鸞和之鈴兼有旌旒經直云鸞車不言鸞旗故鄭言之
以其於旗在車所建故知有車亦有旗先鄭云象人謂以芻

為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
象人與芻靈別也云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此後鄭亦不從

以其臨葬不得始問其不如法度玄謂語之者告當行若於
生存者於是中車行之者遣車之數依檀弓云諸侯七乘大

生者於是不從先鄭者見小宗伯云卜葬兆甫窆哭之又云既葬
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謂虞祔下乃云成葬而祭墓為位據彼
文則初穿地時無祭墓地之事葬訖乃有祭墓地即此遂為
之尸一也故後鄭不從先鄭若然引之在下者小宗伯雖無
初祭墓地之事亦得及窆以度為立隧共喪之窆

夫五乘鄭云天子九乘遺車所載所苞大遺奠大夫苞五個諸侯七個天子當九個今向擴巾車抱之而行也云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者此擅弓文彼鄭云備偶人也謂以為木人與生人相對偶有似於人此則不仁又云非作象人不用於生人乎是孔子善古而非周人也鄭引此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唯改芻靈為象人○**及**

空執斧以泣臨下棺也○泣音利又音類○**疏**曰空執斧以泣○釋

泣匠師則此亦臨匠師兩官俱臨也○**遂入藏凶器**凶器

注凶器明器○釋曰因上文空下棺訖即遂入擴藏明器明器即擅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笙芋備而

不和神明死者之器者也**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所為**疏**正墓至墓禁○釋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為左右是

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註位謂至坐限○釋曰云立封所居前後者即上文為諸

懷浙胡校 周禮二十二 林重校 四 揚全

侯及有功者居前為卿大夫士者居後是也**凡祭墓為**

尸祭墓為尸或禱祈焉鄭**疏**註祭墓至為尸○釋曰後

文遂為尸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非一故知謂禱祈也

先鄭云為尸冢人為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

墓為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擅弓

云有司合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為尸證

成墓之事也○**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

蹕均其禁**疏**凡諸至其禁○釋曰上文惟見王及子

故此經摭見之井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耳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凡邦中之墓

地**疏**注凡邦至葬地○釋曰鄭知邦中之墓地是萬民葬

爵者故知經邦墓是萬民若然下文云掌其度數鄭云度數爵

夫士其葬不離父祖故兼見卿大夫士也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各從其親注族葬各從其親。釋曰經云族葬則據五服之內者見左傳哭諸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廟廟故知族是服內是以鄭云各從其親也

正其位掌其度數位謂昭穆也。度數謂昭穆等之大小。疏注位謂至大

萬民墓地亦如上文疏數等爵之大小者亦如冢人云立封之度與其樹數也。使

皆有私地域疏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疏者至

相容。釋曰知古者墓地同處者上文云疏凡爭墓地者

聽其獄訟疏爭墓地相疏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

中之室以守之疏厲坐限遮列處鄭司農云居疏帥其

之。釋曰云帥其屬者墓大夫帥下屬官也云巡墓厲者謂

墓大夫帥其屬巡行遮列之處云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者謂

懷浙胡校 周禮二十二 五 曾禧

萬民墓地族葬地中央為室而萬民各自守之注先鄭云官寺則室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疏國之喪禮喪

士虞今存者其餘則疏職喪至其事。釋曰言諸侯者

事謂小斂大斂葬也。疏謂畿內王子母弟得稱諸侯者

若司喪云諸侯共熊侯豹侯者也言凡有爵者還是卿大夫

士言凡以該之耳云序其事者謂若襲斂殯葬先後之事。

註國之至葬也。釋曰云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

存者此據儀禮之內見在者而言故云今存者但士喪禮始

死時事既夕葬時事士虞葬訖及日中而虞事也云其餘則

亡者但儀禮本事義三千條其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喪

與既夕及虞卒哭與附小祥大祥禮皆有遺暴素而亡漢興

惟得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即今儀禮是也故云其餘則亡云

事謂小斂大斂葬也者舉大事而言其間仍凡國有司

有襲事亦掌之下文別見祭故此不兼也

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合遂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

佐其受之鄭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
命有事職喪主詔贊主人玄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
命往○期疏注有事至命往○釋曰知有事謂含撻贈期
芳鳳反疏之屬者春秋云王使祭叔歸含且期又兩小

傳皆言衣被曰撻貨財曰賻車馬曰賻珠玉曰含明知有含
撻贈賻之屬又案士喪禮兼有贈賻無常惟玩好是也不言
賻者賻施於生者故亦不言也先鄭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
謂王有司也後鄭下從者下文云公亦有司豈得公分之為諸
侯有司為王有司乎明此國有司亦不得分之也故凡其

喪祭詔其號治其禮疏鄭司農云號謂謚號玄謂告以
音疏凡其至其禮○釋曰喪祭餘文皆為虞此言凡者以
容疏其喪中自相對則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若對二十

八月為吉祭則祥禫已前皆是喪祭故言凡以該之是以鄭
亦不言喪祭為虞也云治其禮者案大宗伯亦云治其禮鄭
云謂簡習其事此治其禮義亦然也○註鄭司至祝之○釋
曰先鄭云號謂謚號後鄭不從者小宗伯云小喪賜謚讀誄

不在此故後鄭云告以牲號齎號之屬當以祝之有牲號齎
號謂若特牲少牢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皆是祝辭故云當
懷浙胡校

周禮二十二

林重校

六

楊俊

以祝凡公之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令其當

共物者給事之期也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
來居其官曰公謂王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
當催疏註令今至督也○釋曰云令今其當供物者給事

督也疏之期也者此謂諸官依法合供給喪家者不待王
命職喪依式令之使相供云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
其君所來者解稱國之意君則王也云居其官曰公者謂不
須王命自居其官之職往供
則曰公公謂官之常職也

春官宗伯下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
國之子弟焉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

均玉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國之子弟公卿大
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
於上尊焉則周疏大司至弟焉○釋曰云掌成均之法以
人立此學之宮疏治建國之學政者成均五帝學名建立

也周人以成均學之舊法式以立國之學內政教也云而令
國之子弟為者大司樂合聚國子弟將此以教之。注鄭司
至之宮。釋曰先鄭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
此成事已調之樂者案樂師惟教國子小舞大司樂教國子
大舞其職有異彼樂師又無調樂音之事而先鄭云樂師主
調其音大司樂主受其成事義理不可且董仲舒以成均為
五帝學故依而用之玄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者前漢
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多彼云
成均五帝學也云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鄭見經掌成
均之法即是有遺禮可法效乃可掌之故知有遺禮也云國
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者案王制云王
大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此不言
王太子王子與元士之子及俊選者引文不具此云弟者則
王子是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也云文王世子曰於成
均以及取爵於上尊者案彼文上云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
以言揚又云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
注云進於衆學者又云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
取爵於上尊也彼鄭注云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
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
旅鄭引之者證成均是學意若如先鄭以義解之何得於中
正德十二年 禮記卷二十一 七

飲酒故知先鄭之義非也云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者即虞
庠之學是也若然案王制有虞氏各學為上庠下庠至周立
小學在西郊者曰虞庠堯已上當代學亦各有名無文可知
但五帝摠名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謂若三代天子李摠曰
辟雍當代各 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

為樂祖祭於瞽宗

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
變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為樂

之祖神而祭之鄭司農云瞽宗人樂人所共宗也或曰祭於
瞽宗祭於廟中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
之祭於學宮中。瞽音古夔求龜反胃

疏

注道多至宮中
釋曰經直言道

鄭知是多才藝者以其云道通物之名是已有才藝通教於
學子故知此人多才藝耳但才藝與六藝亦別知者見雍也

云求也藝鄭云藝多才藝人憲問云舟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禮樂既是六藝明上云藝非六藝也此教樂之官不得以六

藝解之故鄭云道多才藝也云德能躬行者案師氏注德行
外內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彼釋三德三行為外內此云

德能躬行則身內有德又能身行尚書傳詩云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則此人非直能知亦能身行故二君皆使教焉死則

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先鄭云瞽樂人者序宮上瞽中瞽
瞽皆是以瞽掌樂事故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云或曰祭
於瞽宗祭於廟中者此說非故引明堂位為證是殷學也祭
樂祖必於瞽宗者案文王世子云春諷夏弦大師詔之瞽宗
以其教樂在瞽宗故祭樂祖還於瞽宗雖有學于戈在東序
以誦弦為正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注云學禮
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師
亦在瞽宗矣若然則書在上庠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其詩
則春誦夏弦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故鄭注文王世子云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德可以為之也
是皆有先師當祭可知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
諸侯之德是天子親祭之不見祭先聖者文不備祭可知以

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庸有常也善

父母曰孝善
疏以樂至孝友。釋曰此必使有道有德者

兄弟曰友。**疏**教之此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少別

○注中猶至曰友。○釋曰此六德其中和二德取大司徒六
德之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之上其祗庸二德與彼異
自是樂德所加也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注大司徒與此
同祗敬庸有常也並訓而見其義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

正德十二年

禮記卷二十二

周禮

友爾雅釋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興者以

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訓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
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興道許應反劉虛旣反注同下音

導諷方鳳反劉古愛
疏註興者至曰語。釋曰此亦使有

反劉古哀反倍音佩
道有德教之云興者以善物喻善

事者謂若老狼興周公之輩亦以惡物喻惡事不言者鄭舉
一邊可知云道讀曰導者取導引之義故讀從之云導者言

古以劉今也者謂若詩陳古以刺幽王厲王之輩皆是云倍
文曰諷者謂不開讀之云以聲節之曰誦者此亦皆背文但

諷是宣言之無吟詠誦則非直背文又為吟詠以聲節之為
異文王世子春誦注誦謂歌樂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

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襄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而云為
之歌齊為之歌鄭之等亦是不依琴瑟而云歌此皆是徒歌

曰誦亦得謂之歌若依琴瑟謂之歌即毛云曲合樂曰歌是
也云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者詩云劉云于特言言于特語語

毛云直言曰言答述曰語許氏說文云直言曰論於難曰語
論者語中之別與言不同故鄭註雜詩云言言已事為人說
為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磬大

夏大濩大武

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

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

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

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

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大卷大劉

皆音泰咸如字卷音權又卷勉反又居遠反沈又居勉反磬

上昭反濩戶故反共音恭殫時疏以樂至大武。釋曰此

戰反傳音孚或音附邪似嗟反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

師所教者是小舞案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舞象謂戈

皆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即此六舞也特云大夏者鄭云樂

之文武中其實六舞皆樂也保氏云教之六樂二官共教者

彼教以書此教以舞故共其職也。註此周至武功。釋曰

案下文以六舞云大合樂明此舞是六代樂必知此六舞雲

門已下是黃帝堯舜夏殷周者並依樂緯及元命包彼云雲

門黃帝樂以下及堯舜等皆陳故知黃帝已下也云黃帝曰

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各萬物以明民共財者祭法文彼云百

物不云萬物萬物即百物云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

族類者鄭釋此雲門大卷一名云德如雲之所出解雲門云

禮記卷二十二

九甫

民得以有族類解大卷卷者卷聚之義即族類也故祭法云

正名百物以明民是也云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

以儀民者祭法文彼云義終此云儀民引其義不引其文云

言其德無不施者解咸池之名咸皆也池施也言堯德無所

不施者案祭法注云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義終謂既

禪二十八載乃死是也云大濩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

也者元命包云舜之民樂其德堯之業樂記云韶繼也註云

言舜能繼紹堯之德是也云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

德能大中國也者案禹貢云敷土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

是敷土之事也樂記云夏大也註云禹樂名禹能大堯舜之

德大中國即是大堯舜之德也元命包云禹能德並三聖德

並三聖即是大堯舜之德亦一也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

民而除其邪者亦祭法文彼云除其災災即邪亦一也或本

作邪也云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者言護者即救護也

救護使天下得其所也云大成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

害者亦祭法文彼云災災即害一也云言其德能成武功者

此即克定禍亂曰武也案元命包云文王時民樂其興師征

伐故曰武又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如是則大武是文王

樂名而云武王樂者但文王有此武功不卒而崩武王卒其

伐功以誅紂紂是武王成武功故周公作樂以大武為武王

樂名而云武王樂者但文王有此武功不卒而崩武王卒其

伐功以誅紂紂是武王成武功故周公作樂以大武為武王

樂也案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云堯樂名也周禮闕之或
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
周禮曰大咸與此經注樂名不同者本黃帝樂名曰咸池以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若增脩黃帝樂射者有其本名猶曰
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射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名曰大
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章名
雖堯樂其射是黃帝樂故此大卷一為黃帝樂也周公以堯
時存黃帝咸池為堯樂名則更與黃帝樂名立名名曰雲門
則雲與大卷為一名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必
知有改樂名之法者按條牒論云班固作漢書高帝四年作
武德之樂又云高帝廟中奏武德文始注云舜之韶舞名秦
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五行舞注云五行本周舞高帝六年改
名文始五行之舞案此知有改樂之法也案孝經緯云伏羲
之樂曰少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又樂緯云
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之云能為五行之道立
根莖六英者六合之英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則伏羲
已下皆有樂今此惟存黃帝堯舜禹湯者案易繫辭存黃帝
堯舜垂衣裳鄭注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
故不述焉則此所不存者義亦然也然鄭惟據以六律六
五帝之中而言則三皇之樂不存者以質故也

合禮充二十二

十一

音周合

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
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
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二分之上生者益一分
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
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大
合樂者謂編作六代之樂以冬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
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魁動物羽羸之屬虞書云夔曰夏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
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鎗之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又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
○說音悅長如字上生時掌反後上生皆同去一起呂反下
文去樂及注同度待洛反楠音遍魁眉巽反羸力果反下羸
物同夏居八反劉古八反球音求搏音博拊方甫反鼗徒刀
反祝昌六反敔本又作梧魚呂反間之廁之間捨本又作踰
七羊反於予上如字劉音烏丁羊汝反應之對之應後皆同
不更疏以六至動物○釋曰鄉來說大司樂教國子以樂
音○自此已下論用樂之事也云以六律六同者此舉

十二管以表其鍾樂器之中不用管也云大合樂者據應
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
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
在下神後而又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合樂而分樂
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若然三下神不亞合樂而隔分樂
後者以分樂序之皆用一代此三下神亦用一代若不隔
分樂恐其相亂且使一變二變之等與分樂所用樂同故三
神在下也云以致鬼神示者是據三禘而言云以和邦國已
下亦據三禘之祭各包此數事故鄭引虞書以證宗廟也六
六律合陽聲者也至奏效應○釋曰云六律合陽聲者也六
以合陰聲者也者案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是
以竹陰律以銅後鄭云皆以銅為管者案典同先鄭云陽律
生已下據律歷志而而言子午巳東為上生子午巳西為下
上生為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東為上生為陰陰主減故三分
一案律歷志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
大簇為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半
盡於中呂陰陽生於黃鍾始於左旋八八為位者假令黃鍾
生林鍾是歷八辰自此已下皆然八八為位蓋象八風也
國語者案彼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鳩對曰律所以

懷浙胡校

周禮二十二

林重校

二十一

楊氏刊

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執
義鄭引之者欲取以六律六同均之以制鍾之大小須應律
同也故鄭云言以中聲定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均上
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均上
是應律長短者也云大合樂者謂編作六代之樂者此經六
樂即上六舞故知編作六代之樂言編作六代之樂者此經六
職代誌乃更為故云編作六代之樂言編作六代之樂者此經六
明文案彼注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鬼於壇壇蓋用祭天地之
明日若然此經合樂據三禘正祭天而引彼天地之神既
人鬼在明日祭之者但彼明旦所祭小神用樂無文彼神既
多合樂之時當與此三禘正祭合樂同故彼此文同稱鬼與
據彼正祭祭天地大神無宗廟之祭祭天明日兼祭人鬼與
此為異也云動物羽羸之屬者鄭不釋邦國之等直釋動物
者以尚書不言動物羽羸之屬者鄭不釋邦國之等直釋動物
擊鳴球古文在舜典是舜祭宗廟之禮案彼鄭注夏樂也夏
所以節樂云虞賓在位者謂歌詩也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
來至也云虞賓在位者謂歌詩也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
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
感也云下管鼗鼓已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云合止祝

致者合樂用祝祝狀如漆簡中有推搖之所以節樂致狀如
伏虎背有刻以物揀之所以止樂云笙鑄以間者東方之樂
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笙也鑄者西方之
樂謂之鑄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
成也以間者堂上堂下問代而作云鳥獸槍槍者謂飛鳥走
獸槍槍然而舞也云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者韶舜樂也若樂
九變入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儀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
皇來儀止巢而乘匹案此下文六變致象物象物有象在天
謂四靈之屬四靈則鳳皇是其一此六變彼九成者其實六
變致之而言九者以宗廟九變為限靈鳥又難致之物故於
九成而言耳云變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此於下
文別而言之故云又曰變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
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云度尹允諧者庶衆也尹正也
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云此其於宗
廟九奏之效應者此經摠言三祀大祭但天地大祭效驗無
文所引尚書惟有宗廟故指宗廟而言也然尚書云相考即
此經致鬼也虞賓即此經以安賓客羣后德讓即此經邦國
也鳥獸鳳皇等即此經動物也庶尹允諧即此經以諧萬民
以說遠乃分樂而祀之以祭以享以祀

懷浙胡校

周禮二十二

十一

范氏

疏

註分謂至之樂。釋曰此與下諸文為摠目上摠云六
舞今分此六代之舞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使尊卑
有序故云序若然經所先云祭地後云祭天者
欲見不問尊卑事起無常故倒文以見義也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為均者黃鐘之聲
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
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

乃奏黃鐘

陽位是也。正音征。乃奏大呂言歌者云奏據出聲而
言云歌據合曲而說其實歌奏通也知下言歌歌據堂上歌
詩合大呂之調謂之歌者春秋左氏傳云晉侯歌鐘二肆取
半以賜魏絳絳於是金石之樂彼據磬列肆而言是不
在歌詩亦謂之歌明不據偏歌詩也襄四年晉侯饗穆叔云
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絲亦此類也。注以黃至是也。釋曰
云以黃鐘之鐘大呂之聲者以經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
據鐘而言大呂經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而
通也言為均者案下文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
音節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則是言均者欲
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均諸樂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

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
金奏是川樂皆先奏鍾以均諸樂也必舉此二者以其配合
是以鄭云黃鍾湯聲之首大呂為之合也言合者此據十二
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為主陰呂來合之是
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
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則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
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
卿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巳後皆然其
斗與辰合也云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者以黃鍾律之首雲
門又黃帝樂以尊祭尊故云尊之神尊之也天神謂五帝及日月
星辰也者案下云者樂六變天神皆降是昊天則知此天神
非天帝也是五帝矣知及日月星者案大宗伯昊天在禮祀
中日月星辰在實柴中鄭注云五帝亦用實柴之禮則日月
星與五帝同科此文又不見日月星別用樂之事故知此
天神中有日月星辰可知其司中已下在禋燎中則不得入
天神中故下文約與四望同樂也云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
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
郊一用夏正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大傳云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於其所配之若周郊東方靈威仰之等是王
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特尊之也云孝經

懷浙胡校

月禮二十一

二十三

禮記

詭者說即縹也時禁縹故云說引之證與郊特牲義同皆見
郊所感帝用樂與祭○帝不異以其所郊天亦是五帝故也
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大簇陽聲
為之合咸池大咸也地祗所祭於北郊謂神



乃奏至地
示○釋曰

州之神及社稷○大簇音太下七豆反下同
地示卑於天神故降用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者以黃鍾之
至社稷○釋曰云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者以黃鍾之
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之初六上生大簇之九二應陽
聲之第二也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卿訾應鍾亥
之氣也而辰在析木是應鍾為之合也云咸池大咸也者此
云咸池上文云大咸以爲一物故云大咸也云地祗所祭於
北郊謂神州之神者以其下文若樂八變者是崑崙大地即
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知神州之神也知祭於北郊者
孝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故也知社稷者以六冕差之社
稷雖在小祀若薦祭言之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
日用血與郊同又在五歲之上故知用樂亦與神州同謂若
五帝同也**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竇此言祀
司中司命風師兩師或用此樂與。竇本又作瀆同音獨
與音。疏乃奏至四望。釋曰四望又卑於神州故降用陽
餘。疏聲第三及用大磬也。註姑洗至樂與。釋曰云
姑洗陽聲第三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
是陽聲第三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
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是南呂為之合也云四望
五嶽四鎮四竇者以大宗伯五嶽在社稷下山川上此文四
望亦在社稷下山川上故知四望是五嶽四鎮四竇也云此
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兩師或用此樂與者以此上下更
不見有司中等用樂之法又案大宗伯天神云祀地祇云祭
人鬼云享四望是地祇而不云祭而變稱祀明經意本容司
中等神故變文見用樂也無。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
正文故云或與以疑之也。

夏以祭山川

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為之合函鍾一名林
鍾。蕤人誰反函胡南反函鍾林鍾也。

疏

註蕤賓至林鍾。釋曰云蕤賓陽聲第四者應鍾之六
三上生蕤賓之九四是陽聲第四也云函鍾為之合者

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也六月
建焉而辰在鶉火是函鍾之為合也云函鍾一名林鍾者此

禮記卷二十二

十四甫

周禮言函鍾月令云林
鍾故云一名林鍾也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

以享先妣

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為之合小呂一名中呂
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

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
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官闕神之。中音仲亦如字後同嫄

音元本亦作原妃音
配本亦作配悶音秘

疏

註夷則至神之。釋曰案祭法王
立七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

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不見先妣者以其七廟
外非常故不言若祭當與二祧同亦享嘗乃止若追享自然

及之矣云夷則陽聲第五者以其大呂之六四下生夷則之
九五是陽聲第五也云小呂為之合者以其小呂巳之氣也

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中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
尾是其合也云小呂一名中呂者此周禮言小呂月令言中

呂故云一名中呂也云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
而生后稷者詩云履帝武敏歆毛君義與史記同以為姜嫄

帝嚳妃履帝武敏歆謂履帝嚳車轍馬跡生后稷后稷為帝
嚳親子鄭君義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為堯官

則姜嫄為帝嚳後世妃而言履帝武敏歆者帝謂天帝也是
以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聖人跡心悅忻然踐之始如有身

動而孕居期生子是鄭解聖人跡與毛異也云是周之先祖者生民詩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是周之子孫功業由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者凡祭以某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特嫌無所妃也云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者以其尊敬先母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云謂之闕宮闕神之者案闕宮詩云闕宮有恤實實故故毛云在周常閉而無事與此祭先妣義遠故後鄭不從是以鄭云特立廟而祭之但婦人稱宮處在幽靜故名廟為闕宮據其神則曰闕神也若然分樂序之尊者用前代其先妣先祖服衾冕山川百物用玄冕今用樂山川在先妣上者以其山川外神是自然之神先祖生時曾事之故樂用前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射無射無射之上下也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闕鍾先祖謂先王先公射音亦注下同夾古洽反闕于權反

懷浙胡校 周禮三十一 林重校 五 楊俊

先公○釋曰云無射陽聲之下也者以其夾鍾之六五下生無射之上九是陽聲之下也云夾鍾為之合者以其夾鍾外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成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火亦是其合也云夾鍾一名闕鍾者下文云闕鍾為

音 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也故書

被皮 疏 註六者至之播○釋曰云六者言其均也謂若黃

各異也或解以為均謂樂器八音之等若然何得先云言其

均始云皆待五聲八音乎明言其均者以為六者各據其首

與下四聲為均故云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云播之言被也

者謂若光被四表是取被及之義也子春云播為后稷播百

穀之播者讀從詩云其始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

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 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

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

象物及天神

用大族姑洗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夷則無射
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夷則無射
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者此經羽物共川澤
祗原際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
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滄鳳以為畜故鳥不商麟以
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惰不失。介音界蠃士嫁反
易以豉反竅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惰不失。介音界蠃士嫁反
下同鮪于執反滄音審爾休律反本又作橘亦作臧同彼休
越疏凡六至天神。釋曰此一變至六變不同者據難致
反言動釋曰不言植物者據有情可感者而言也。註變猶至
不尚書云九奏而致不同者凡樂成則更奏也云此謂大蜡索
註尚書云九奏而致不同者凡樂成則更奏也云此謂大蜡索
鬼物而索饗之也鄭云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
百物而索饗之也鄭云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

懷浙胡校

八月禮三二二

林真校

十六

楊俊

五穀成於神有功故報祭之神鄭必知此據蜡祭者此經摠祭
百神與蜡祭合聚萬物之神同故知蜡也云六奏樂而禮畢
者下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此經亦六變致天神故云六
奏樂而禮畢也云東方之祭則用大族云云此鄭知四方各
別祭用樂八蜡不同者以郊特牲云八蜡以記四方又云八
不順成樂各別也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是四方各有八蜡故
與動之神物雖有遲疾皆由以樂和感之云凡動物總釋也祗
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者言此欲見先致者皆由其神易致
故也云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者此經羽物共川澤
一變致之是其羽物飛川澤有孔竅者故也云其自樂再變已下
緩云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者以其墳衍在丘陵後
介物在毛物後由是走遲竅小故也云是後致者舒之分者謂
就前此羽物以下介物以下先致者疾之分後致者舒之分者謂
有靈非直也云土祗原際及平地之神也鄭知此土祗中已有
四靈非直也云土祗原際及平地之神也鄭知此土祗中已有
案大司徒有五地山林已下有原際今此則經上已說川澤
山丘陵及墳衍訖惟不言原際故云此土祗中已有原際可知
也又土祗中有平地者案大宰九職云一曰土祗中已有原際可知
鄭以三農者原際及平地者案大宰九職云一曰土祗中已有原際可知

指原隰亦有平地之神也若然不言原隰而云土祗者欲見
原隰中有社稷故鄭君駁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祗土祗者五
土之摠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祗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
陰氣是社稱土祗故鄭云土神也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
靈者以其天神同變致之象者有形象在天物者與羽羸等
同稱物故知有象在天四靈等也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者
天則天神地則土祗故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也云非德至
和則不至者欲見介物已上皆以樂和感之未必由德此天
地四靈非直須樂要有德至和乃致之也云禮運已下者欲
見象物則彼四靈也云何謂四靈者記人自問自答案彼注
云滄之言閔也言魚鱉不閔閔畏人也猶我飛走之貌二者
皆據魚鱉不滄不可於龜更言魚鱉以龜知人情故變言人
情不失也案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羽物
墳衍宜介物原隰宜羸物此經則以羽物配川澤羸物配山
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祗與大司徒文不類
者彼以所宜而言此據難致易致而說故文有錯綜不同也
案日月星辰以月令祈於天宗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
宗日月星辰以月令祈於天宗謂之蜡則此天神亦是日月
星辰非大神以蜡祭所祭衆神祭畢不可接尊地神惟有
土祗是以知無天地大神也云尚書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懷浙胡校

周禮三十二

十七

謝元嬰

九成乃致象物者鄭以儀為匹謂止巢而孕乘匹故凡樂
九變乃致此直據致其神故與大神同六變也
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靈
鼓鼉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
日至於地上之圜立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
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蕤為角
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鼗鼗孫竹之管空
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立
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
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
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

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

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

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王而禘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

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於郊禘謂此祭

天圜立以磨配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

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

或曰天社在東并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

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

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

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

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

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

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

生六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

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

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

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

剛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華可擊者也雲和地

名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雷鼓雷

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

竹拔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

九磬讀當為大韶字之誤也○角如字古音鹿徵張里反下

同雷音雷九磬依字九音大諸書所引皆依字崑崙本又作

混淪各依字讀裸古亂反魯苦篤反大辰如字劉音泰與鬼

音餘本亦作輿

疏凡樂至禮矣○釋曰此三者皆用一代

辟音避下同

者以分樂而序之據天地之次神故陳彼天地已下之神并

增祭訖乃列陳此三禘恐與上雜亂故也言六變八變九變

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

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

表為三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至第二

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至第二

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

第二至第三為八成也祗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

第一為九變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武象武王伐紂故

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五成而北六成而南七成而北八成而南九成而北

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餘
護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之四表以與
舞人為曲別也禮天神必於冬至禮地祇必於夏至之日者
以天是陽地是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陽生
陰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
析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若然祭神州之神
於北郊與南郊相對雖元文亦應取三陰爻生之月萬物秀
實之時也言園丘者案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園
者象天園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
方皆可地言澤中方丘者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
地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鐘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
自然之方丘象地方故也宗廟不言時節者天地自相對而
言至此宗廟無所對謂禘祭也但殷人禘於三時周禮惟用
孟秋之月為之則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
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天用雲門地用咸
池宗廟用大韶者還依上分樂之次序尊者用前代卑者用
後代為差也宗廟用九德之歌者以人神象神主以九德為
政之具故特異天地之神也天地及宗廟並言皆降皆出皆
至者以祭尊可以及卑故禮記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
其神多故云皆也天神六變地祇八變人鬼九變者上文四

儀漸朝校

周禮二十二

九

余亮

變已上所致有先後者動物據飛走遲疾地神有孔竅大小
其土祗及天神有靈智故據至德至和乃可以致今此三者
六變已上則據靈異而言但靈異大者易感小者難致故天
神六變人鬼九變也○注此三至之誤○釋曰云此三者皆
禘大祭也者案爾雅云禘大神而辨天神人鬼地祇則皆有
禘稱也祭法云禘黃帝之等皆據祭人於園丘大傳云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據夏正郊天論語禘自既灌據祭宗廟是
以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
人鬼則主后稷者此三者則大宗伯云祀之享之祭之又大
宰云祀大神祇及大享亦一也三者相將故鄭據此三者
之神也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者致神則下神也用之禮凡
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云禮之以玉
而禘焉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禘焉據
宗廟以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
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以玉據天地則蒼璧禮天
黃琮禮地是也而禘焉據宗廟肆獻裸是也云大傳曰王者
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謂三者皆以建寅之月郊所感生帝
還以感生祖配之若周刻以后稷配之也引之者諸郊與園
丘俱是祭天之禘郊之禘以后稷配圓丘禘以饗配故引祭
法禘嘗而郊饗為證云園鍾夾鍾也者即上文夾鍾也云夾

鍾生於房心之氣至明堂者案春秋緯文耀鉤及石氏星經
天官之注云房心為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又昭十七年
冬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云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
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夾鍾房心之氣為大辰天之出日
之處為明堂故以園鍾為天之宮云函鍾林鍾也者月令謂
之林鍾是也云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者林鍾在未八
卦坤亦在未故云坤之位云或曰天社在東井與鬼之外者
案星經天社六星與鬼之南是其與鬼外也天社神位皆是
地神故以林鍾為地宮也云黃鍾生於虛危之氣也云虛危
鍾在子子上有虛危故云虛危之氣也云此三者為宗廟者案
星經虛危主宗廟故為宗廟之宮也云以此三者為宮用聲
類求之者若十二律相生終於六十即以黃鍾為首終於南
事今此三者為宮各於本宮上相生為角徵羽宮夾鍾陰聲
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故云聲類求之也云天宮夾鍾陰聲
其相生從陽數者其夾鍾與無射配合之物夾鍾是呂陰也
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宮後歷八相生還從陽數也云無
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者地宮是林鍾林鍾
自與夾賓合但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者地宮是林鍾林
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之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為角也
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亦嫌不用也林鍾上生大

懷浙胡叔

月禮二二

林亘校

二十

楊暉刊

族大族為徵也大族下生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
生姑洗姑洗為羽祭天四聲足矣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族
太族為角太族下生南呂南呂為羽先生後用也南呂上生
姑洗姑洗為徵後先生用四聲足矣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
鍾林鍾為地宮又避之先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
生後為用也太族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
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避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
為羽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之陽以林鍾是地宮與蕤賓
相配合故又避之蕤賓上生大呂大呂為角以絲多後先生
用也四聲足矣凡言不用者卑之凡言避之者尊之天宮既
從陽數故於本宮之位人地皆不避之至於南呂姑洗合地
於天雖有尊卑體敵之義故用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但人於
天尊卑隔絕故避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也鄭必知有避之及
不用之義也以其天人所生有取有不敢知不取者為嫌
不用人鬼不敢者是尊而避之也云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
角清者為徵羽者此揔三者宮之所生以其或先生後用謂
若地宮所生姑洗為徵後先生先用南呂為羽先生後用天宮
所生大呂為角後先生先用大族為徵先生後用以其後生絲
多用角先生絲少用徵故云凡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
徵羽也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者此經三者皆不

言商以商是西方金故云祭尚柔商堅剛不用若然上文云此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並據祭祀而立五聲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泛論樂法以五聲言之其實祭無商聲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六面靈鼓靈鼗皆四面路鼓路鼗皆兩面者以此三者皆祭祀之鼓春秋傳云云此文七等同兩面故後鄭不從也云九德之歌春秋傳云云此文七府三事謂之九勸之以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謂之三事注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此本尚書大禹謨之言賈服與先鄭並不見古文尚書故引春秋也玄謂雷鼓已下八面六面四面者雖無正文以鼗鼓晉鼓等非祭祀鼓皆兩面宗廟尊於晉鼓等故知加兩面為四面祭地尊於宗廟故知更加兩面為六面祭天又尊於祭地知更加兩面為八面是以不從先鄭也云孤竹竹特生者謂若嶧陽孤桐云絲竹竹枝根之未生者案詩毛傳云枝繁也幹即身也以其言孫若子孫然知枝根未生者云陰竹生於山北者爾雅云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今言陰竹故知山北者也云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者以其禹鑿龍門見是山即雲和與空桑亦山可知故不從先鄭雲和地名也云九磬讀當為凡樂大韶者上六樂無九韶而有九韶故破從大韶也

懷并均校 月禮二十三 林重校 三一 葉二

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次之

疏 凡樂至展之。釋曰凡樂事言凡語廣則不類皆放此。徒大祭祀而已而直言大祭祀者舉大祭祀而言其實中祭祀亦宿縣也但大祭祀中有天神地祇人鬼中小祭祀亦宿縣至於饗食燕賓客有樂事亦兼之矣言宿縣者皆於前宿豫縣之遂以聲展之者謂相扣使作聲而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惡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屍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

奏昭夏二夏皆樂章名。○釋曰云王

疏 王出入者據前文大祭祀而言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初升廟門升祭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也尸出入謂尸初入廟門及祭祀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爛肉與體其大豕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次言尸後言牲者亦祭祀之次也。注三夏皆樂章名。○釋曰此三夏即下文九

舞帥當用舞者 **疏** 壯當用至以往。○釋曰凡與舞皆使國

舞帥當用舞者 **疏** 壯當用至以往。○釋曰凡與舞皆使國

用當遞代而去故選當用者帥以往為舞之處也

大饗 不入牲 其他皆如祭

禮下云大饗不問卜謂摠饗五帝於明堂三也此經云大饗與郊特牲大饗尚暇脩為一物言不入牲謂饗亦在廟其祭

即烹之升鼎乃入故云不入牲也○註大饗至肆夏○釋曰

鄭知此大饗是饗賓客者以其不入牲若祭祀大饗牲當入

故知饗賓客諸侯來朝者也云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

奏王夏肆夏者則據賓客與尸同奏肆夏祭禮云大饗其

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鄭注云肆夏當為陔夏被

賓出入奏肆夏與此大饗賓出入肆夏同而破肆夏為陔夏

者彼鄭注大饗為禘祭先王祭未有燕而飲酒有賓醉之法

與卿飲酒賓醉而出奏陔夏同故破肆夏為陔夏此大饗饗

諸侯來朝則左傳云饗以訓恭儉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獻依命數賓無醉理故賓出入奏肆夏與尸出入同也

大射 王出入令奏王夏

正德十二年 禮記卷二十二

及射 令奏騶虞

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

騶虞為節○騶側留反召上照反下

同南疏 大射至騶虞○釋曰大射謂將祭祀擇士而射於

騶虞之詩為射節○注騶虞至為節○釋曰云騶虞樂章名在

召南之卒章者召南卒章云一發五祀于嗟乎騶虞以言君

一發其矢虞人驅五祀獸而來喻得賢者多故下樂師注

疏 大饗至祭

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

祭先王一也彼又云大饗尚暇脩謂饗諸侯來朝者二也曲

禮下云大饗不問卜謂摠饗五帝於明堂三也此經云大饗

與郊特牲大饗尚暇脩為一物言不入牲謂饗亦在廟其祭

祀則君牽牲入殺今大饗亦在廟諸侯其牲在廟門外殺因

即烹之升鼎乃入故云不入牲也○註大饗至肆夏○釋曰

鄭知此大饗是饗賓客者以其不入牲若祭祀大饗牲當入

故知饗賓客諸侯來朝者也云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

奏王夏肆夏者則據賓客與尸同奏肆夏祭禮云大饗其

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鄭注云肆夏當為陔夏被

賓出入奏肆夏與此大饗賓出入肆夏同而破肆夏為陔夏

者彼鄭注大饗為禘祭先王祭未有燕而飲酒有賓醉之法

與卿飲酒賓醉而出奏陔夏同故破肆夏為陔夏此大饗饗

諸侯來朝則左傳云饗以訓恭儉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獻依命數賓無醉理故賓出入奏肆夏與尸出入同也

大射 王出入令奏王夏

正德十二年 禮記卷二十二

及射 令奏騶虞

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為節○騶側留反召上照反下

同南疏 大射至騶虞○釋曰大射謂將祭祀擇士而射於騶虞之詩為射節○注騶虞至為節○釋曰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召南卒章云一發五祀于嗟乎騶虞以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祀獸而來喻得賢者多故下樂師注引射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是也

疏 至矢

諸侯以弓矢舞之儀○挾子協反又音協

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

疏 至矢

舞○釋曰射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天子大射之時則司樂詔

告諸侯射之舞節○註舞謂至之儀○釋曰案大射云命三

耦取弓矢於次三耦皆次第各與其耦執弓搯三挾一個向

西階前當階揖升揖當物揖射訖降揖如升射之儀是其舞

節也

王 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

大食朔月月半以樂

宥時也宥猶勸也

音又疏 註大食至勸也○釋曰鄭知大食朔月加牲者案

玉藻天子諸侯皆朔月加牲肅之事又知月半者

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毀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毀奠

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既言大食令奏若凡常日食

節也

王 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

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時也宥猶勸也

音又疏 註大食至勸也○釋曰鄭知大食朔月加牲者案玉藻天子諸侯皆朔月加牲肅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毀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毀奠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既言大食令奏若凡常日食節也

節也

則大司樂不令奏鍾鼓亦有樂侑食矣知目王師大獻

食有樂者月膳大云以樂侑食是常食也

則令奏愷樂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鄭司農說以春秋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傳曰振旅愷

必邁反濮音卜疏註大獻至于晉。釋曰案鄭志趙高問

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違

樂宗伯之屬宗伯主於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云愷樂獻功

八年晉敗楚於城濮晉振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

無間冀州之霍山五嶽或在兗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嶽在

雍州而在并州傀猶怪也大怪異哉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

寶及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釋萬入去

文以為傀偉之字解引此文字林公回反李一音杜回

反會古外反沃魚依反雍於用反寶子敏反鐸音亦

註四鎮至可知。釋曰鄭知四鎮山之重大考以職方九州

州各有鎮山皆曰其大者以為一州之鎮故云山之重大者

也但五州五嶽得入嶽名餘四州不得嶽名者仍依舊為鎮

號故四鎮也自五嶽已下亦據職方而言以周處鎮京在五

嶽外故鄭注康誥云岐鎬劇五嶽之外周公為其於正不均

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是西都無西嶽權立

而言即宗伯注是也以為高與華山俱屬豫州雍州無嶽名此

經攷見九州俱有災變之理故注據西都共嶽為西嶽而說

耳案爾雅霍山為南嶽案尚書及王制注皆以衡山為南嶽

不同者案郭璞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潛水出焉列

名天柱山武帝以衡山遠遠因繼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

王師大獻

則令奏愷樂

必邁反濮音卜

大司樂云王師大獻

樂宗伯之屬宗伯

八年晉敗楚於城濮

無間冀州之霍山

雍州而在并州

寶及震裂為害者

文以為傀偉之字

反會古外反沃魚

註四鎮至可知

州各有鎮山皆曰

也但五州五嶽得

號故四鎮也自五

嶽外故鄭注康誥

而言即宗伯注是

經攷見九州俱有

耳案爾雅霍山為

不同者案郭璞注

名天柱山武帝以

其神於此今其土

帝在爾雅前乎明

古按比縛音搏疏註治臨至之也。釋曰鄭知臨筮師縛師者案
之屬籥師亦云人喪獻其樂器奉而藏之司干及葬藏樂
亦云大喪獻舞器此不言之即屬中兼之也及葬藏樂
器亦如之疏及葬至如之。釋曰此臨藏樂器還臨
筮師縛師等故彼皆云奉而藏之也

附釋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二

卷第二十二

禮記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三

鄭氏註

賈公彥疏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少時

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師**樂師至小舞

謂以年少時教之舞對二十已後學大舞鄭知者所引內

則文是也云十三舞勺者按彼上文云十年出就外傳又云

十三舞勺勺即周頌酌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

道以養天下也鄭注云周公居攝六年所作是也云成童舞

象者即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注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

舞武王制馬是也此皆詩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故以詩為

舞也此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少時學之也云二十舞大夏

者人年二十加冠成人而舞大夏大夏禹之舞雖舉大夏

其實雲門已下六舞皆學以其自夏已上揖讓而得天下自

武中故特舉之可以兼前後也**凡舞有帔舞有羽舞**

有皇舞有雉舞有干舞有人舞故書皇作聖鄭司

羽舞者折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服翬翠之羽雉舞者

斃牛之尾干舞者兵舞者以羽舞者手舞社稷以帔宗廟以羽四

方以皇辟癰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聖讀為皇書亦或

為皇玄謂帔折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

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四方以羽宗

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少詩照反勺章略反帔音拂

一音弗聖音皇折星歷反下同翬舊音毛劉音來**師**凡舞

沈音狸或音茅字或作斃或作縶皆同膜呼旦反**師**至人

舞。釋曰此六舞者即小舞也若天地宗廟正祭用大舞即

上分樂序之是也此小舞按舞師亦陳此小舞云教皇舞師

而舞早獲之事即皆據祈請時所用也。注故書至以皇。釋曰故書皇作聖鄭司農破聖為皇也先鄭云帔舞者全羽

者先鄭意以司常有全羽為旄折羽為旌相對即以此帔舞

為全羽羽舞為折羽相對解之後鄭破帔舞不破羽舞也云

皇舞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者此後鄭亦不從之云

旄舞者斃牛之尾者按山海經云潘侯之山有獸如牛而節

有毛其名曰旄牛注云今旄牛髀脚胡尾皆長毛故先鄭

據而云之云干舞者兵舞者此有于舞舞師有兵舞先鄭以

懷浙明校

周禮二十三

一

卷二十三

干戈兵事所用故以干舞為兵舞後鄭亦從之也云人舞者
手舞者後鄭亦從之矣自社稷以較已下至星辰以人舞後
鄭從其二不從其四者社稷以較依舞師碎靡以雉以無正
文從鄭從之後鄭云較折五采繪不從司農者若今者可以
言古以漢時有靈星舞子持之而舞故知較舞亦折五色繪
為之也云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者按山海經鳳皇
出丹穴山形似鶴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腹文曰信
膺文曰仁又按京房易傳云鳳皇麟前鹿後蛇頸龜背魚尾
雜象鸞翼五采高二尺漢內鳳皇數出五色今皇舞與鳳皇
之字同明雜以五采羽如鳳皇色特之以舞故不從先鄭以
羽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也云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
者此就足先鄭手舞手舞用袖為威儀也云四方以羽者依
舞師云宗廟以人者雖無文宗廟是人鬼故知用人也云山
川以干者干舞即兵舞舞師云教兵舞師而舞山川之祭祀
是也旱暵以皇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
亦依舞師也

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為節 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
大寢朝廷之儀故書趨作

踰鄭司農云踰當為趨書亦或為趨肆夏采齊皆樂名或曰
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趨疾於步則以采齊為節

懷浙胡校 周禮二十三 二 晉書

若今時行禮於太學罷出以鼓吹為節環謂旋也拜直拜也
玄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之行
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齊
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比謂步也賁客王如有車出
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
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
皆應大師於是奏樂趨劉清須反齊本又作齊徐 教
私反朝直遙反下同踰倉注反咳改才反撞直江反 樂
至為節釋曰此王行迎賓若春夏受贊於朝無迎法受享
於廟則迎之若秋冬一受之於廟並無迎法若饗食在廟燕
在寢則皆迎之法若然鄭此注據大寢而言則是燕時若饗食
在廟則與此大寢同也注教樂至奏樂釋曰鄭知教王
以樂出入於大寢之儀者此經先言行後言趨又云環拜據
從內向外而言是出時也禮記玉藻云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先言趨後言行據從外向內是入時也樂節是同故鄭出入
並言也先鄭云肆夏采齊皆樂名者按襄四年穆叔如晉晉
侯饗之金奏肆夏杜亦云肆夏樂曲名按鐘師注九夏皆詩
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從而亡以此言之肆夏亦詩篇名先
鄭云或曰皆逸詩得通一義也按玉藻注齊讀如楚次之次
此齊讀亦從次可知也玄謂引爾雅者行是門內趨是門外

之事也按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但庭中走大路奔據助祭者而言故詩云駿奔走大庭也今摠言行者謂大庭之中不言堂下步者人之行必由堂下始與行小異大同故略步而言其行也云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者是行以肆夏出路門而采齋作是趨以采齋也云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者反入至應門即是路門外當奏采齋也入至路門即是門內行以肆夏也但王有五門外仍有臯庫雉三門經不言樂節鄭亦不言故但據路門外內而言若以義量之既言趨以采齋即門外謂之趨可揆該五門之外皆於庭中遙奏采齋云此謂步迎賓客者以其言行與趨是步迎之法可知也云王如有車出之事者則經車亦如之是也但車無行趨之法亦於門外奏肆夏鄭知有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者以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明知出入升降皆在階前可知出必撞黃鐘之鐘者黃鐘在子是陽生之月黃鐘又陽聲之首陽主動出而撞之云右五鐘者謂林鐘至應鐘右是陰陰主靜恐王大動故以右五鐘黃鐘是動以告靜者云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者蕤賓在午五月陰生之月陰主靜入亦是靜故撞蕤賓之鐘左五鐘謂大呂至中呂左是陽陽主動入靜以告動也云

懷浙胡投

周禮二十三

三

樂起

大師於是奏樂者謂王有此出入之時則大師於時奏此采齊肆夏也按曲禮云國君下卿位彼注云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彼謂諸侯禮與天子禮異不得升降於階前也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

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

蘋為節

節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鄭司農說以大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貍首曾孫。蘋音頻

繁音疏 凡射至為節。釋曰凡此為節之等者無問尊卑煩

七節大夫士五節尊卑皆以四節為先以聽先聽未射之時作

節多也。注騶虞至曾孫。釋曰鄭知云騶虞采蘋采藻皆

樂章各者以其詩為樂章故也云在國風召南者見關雎已

下為周南鵲巢已下為召南三篇見在召南卷內也云惟狸首在樂記者按樂記云左射狸首右射騶虞是也按射義亦云狸首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小大莫與御於君所不引之者鄭略引其一以證耳云射義已下者證用此篇之義也先鄭引大射者證大師用樂節之事云間若一者謂七節五節之間緩急稀稠如一彼諸侯禮故有樂正命大師此天子禮故樂師命大師也云狸首曾孫者狸首是篇名曾孫章頌即燕義所云是也

治其樂政 序事次序 疏 凡樂至樂政。釋曰云凡樂用樂之事者謂凡用樂之時也云掌其

叙事者謂陳列樂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錯謬云治其樂政者謂治理樂聲使得其正不淫放也 **凡國**

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 小事小祭 疏 凡國至鍾鼓。釋曰

此小事鄭云小祭祀之事謂王玄冕所祭則天地及宗廟皆有鍾鼓樂師令之若大次二者之樂大司樂令之也此小祭有鍾鼓但無舞故舞師

云小祭祀不與舞是也 **凡樂成則告備** 成謂所奏一竟燕禮曰大師告于 **疏** 註成謂至歌備。釋曰云成謂所奏樂正曰正歌備 一竟者竟則終也所奏八音俱作一

懷浙胡校 周禮二十三 四 兼起

曲終則為一成則樂師告備如是者六則六成餘八變九變亦然故鄭引書蕭韶九成為證也又引燕禮者欲見彼諸侯

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樂正告於賓與君此天子祭禮亦大師於樂成之時則大師告樂師樂師乃告王彼據燕禮此據祭

禮事節相當 **詔來瞽臯舞** 鄭司農云瞽當為鼓臯當故引為證也 **詔來瞽臯舞** 鄭司農云瞽當為鼓臯當

持鼓與舞俱來也鼓字或作瞽詔來瞽或曰來勅也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母怠母凶玄謂詔來瞽詔視

瞭扶瞽者來入也臯之言號告國子 **疏** 詔來瞽臯舞。釋當舞者舞。母音無下同瞭音了 **疏** 曰到讀之文詔瞽

來謂詔告視瞭扶瞽人來入升堂作樂也臯舞者謂號呼國子舞者使當舞。注鄭司至者舞。釋曰先鄭破瞽為鼓後

鄭從字或為瞽於義是但文不足後鄭增成之耳云或曰來勑已下但瞽人無目而云勑爾瞽率爾衆工於義不可且奏

爾悲誦等似逸詩不知何從而出故後鄭不從之玄謂詔來瞽者以來為入按大祝云來瞽令臯舞注云來嗶者皆謂呼

之入彼來為呼之者以彼來上無詔 **及徹帥學士而** **歌徹** 學士國子也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帥 **疏** 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 **疏**

及徹至歌徹。釋曰：此亦文承祭祀之下，亦謂祭未至徹。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此絕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主宰君婦耳。
○注：學士至之什。○釋曰：鄭云：學士，國子也。者，此學士即下大胥職云：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故知學士是國子。國子即諸子，是也。玄謂：徹者，歌雍者，見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若然，要有辟公助祭，并天子之容穆穆，乃可用雍詩。徹祭器，是大夫及諸侯皆不得用雍，故知此云：歌徹者，歌雍詩也。又云：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者，從清廟已下，皆周頌，但此雍在臣工之什也。
○令相視。○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
○疏：注：令視至道與。○釋曰：此令相與。○見賢遍反。下注同。
大小祭祀皆有令相之事，故於下摠結之。鄭知令相，令視，瞭扶工者，見儀禮扶工者，皆稱相，以其瞽人無目而補工，故云：令視，瞭扶工也。先鄭引論語者，亦見相是扶工也。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

懷浙胡校

周禮二十三

五

范朴

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疏

饗食至之儀。○釋曰：言如祭之儀者，非直序樂

令鍾鼓令詔其中詔來，替歌徹等皆知之。但祭祀歌雍而徹饗食徹器亦歌雍，知者下大師與此文皆云：大饗亦如祭祀登歌下管，故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射夫衆耦也，故知皆同也。

率射夫為射矢。鄭司農云：舞當為燕，率當為帥。射矢書亦或為射夫。○食音嗣。下注疏：食同。凡言饗食皆放此。

注：射夫衆耦也。○釋曰：凡射有三番，又天子六耦，畿內諸侯四耦，畿外諸侯三耦，前番直六耦，三耦等射，所以誘射，故也。

第二番六耦與衆耦俱射，第三番又兼作樂，經直云：射夫鄭知衆耦者，以其三番射皆弓矢舞，若言六耦等不兼衆耦，若言衆耦則兼三耦，故鄭據衆耦而言也。言執弓矢舞謂射時執弓挾矢及發矢，其體比以禮其節比於樂節，相應於樂節也。

樂出入令奏鍾鼓

疏

樂出入謂笙歌。○疏：注：樂出至其器。○釋曰：鄭知樂是笙歌已下者，按禮樂器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又云：雜以干戚羽毛謂之樂。凡此笙并瞽人歌者及國子舞者，及器皆須出入，故知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書

樂中兼此數事也。○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書

倡為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凡軍至倡之釋曰

當為倡書亦或為倡昌亮反凡軍事言凡者有大軍

旅王自行小軍旅遣臣去故言凡以該之云大獻者謂師克

勝獻捷於祖廟也云教愷歌者愷謂愷詩帥還未至之時預

教菁矇入祖廟遂使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

倡道為之故云遂倡之凡喪至樂官釋曰喪言凡者王家有大喪小喪

官往凡喪至樂官釋曰喪言凡者王家有大喪小喪

陳之凡喪至樂官釋曰喪言凡者王家有大喪小喪

器者謂若檀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笙等

備而不和是也注帥樂官往陳之釋曰樂官亦謂笙師

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者也及序哭亦

如之哭此樂器及執事貶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

成皆於壙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獻材時小宗

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

使人持此樂器向壙及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

入壙之時序器之也凡樂至治訟釋曰凡樂官謂此已下大胥

訟治直疏至司千皆無聽訟之事則皆樂師聽之耳

陳浙胡校周禮二十三六范朴

大胥月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司農云學士謂

者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

聚學舞者鄉大夫之諸子則按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甲

疏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

疏

疏

如之

疏

訟

陳浙胡校

周禮二十三

六

范朴

大胥月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鄭司農云學士謂

者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

聚學舞者鄉大夫之諸子則按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甲

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

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

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疏

○版音板耐直救反適丁歷反上時掌反下六上反疏

司至同義○釋曰先鄭知學士謂卿大夫諸子者按夏官諸

子職云掌國子之倅則國中兼有元士之適子不言者以其

漢法甲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則元士之子不入故知卿

國中七尺同是七尺為二
十矣明不得為十二也
春入學舍采合舞

春始以
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鄭司農云舍采謂舞
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摯見於師以

采為摯采直謂疏食菜羹之采或曰學者皆人君知大夫之
于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月令仲春

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玄謂
舍即釋也采讀為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類繁之屬

所居反劉音蘇下戶嫁反疏始以學士入學者歲初貴始
云學宮者則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皆於東序是也云合舞

等其進退使應節奏者謂等其舞者或進或退周旋使應入
音奏樂之節合也按月令注春合舞者象物出地鼓舞也先

鄭解舍采三家之說後鄭皆不從者按王制有釋菜奠幣文
王世子又云始立學釋菜不舞不授器舍即釋也采即菜也

故以為學子始入學釋采禮先師也但學子始入學釋菜禮
輕故不及先聖也其先師者鄭注文王世子云古漢禮有高

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知菜是類繁之屬者詩
有采蘋采芣皆采名言之屬者秋頒學人聲春使之學

周禮又有芹菲之等亦采名也秋頒學人聲春使之學
懷浙胡校 周禮二十三 七 范朴

藝所為合聲亦等其曲折疏秋頒學合聲。釋曰春物生
使應節奏。折之設反。之時學子入學秋物成之時

頒分也分其才藝高下故鄭云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為
也云合聲者春為陽陽主動舞亦動春合舞象物出地鼓舞

秋為陰陰主靜聲亦靜故秋合聲象秋靜也但舞與以六
聲遞相合故鄭云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以六

樂之會正舞位也言為大合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疏
以六至位。釋曰六樂者即六代之樂六舞雲門之等是也

注大同至習之。釋曰云大同者解經中會會合即大同
也云大同六樂之節奏者謂六代之舞二作之使節奏大同

而無錯謬故云正其位使相應也云為大合樂習之者按月
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季春云大合樂習之者按月

之會為季春大合樂習之也若然此六樂之會與上春入學
舍采合舞者別矣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者注大

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則是合舞合聲與大
合樂又為一者季春大合樂與合聲則合舞合聲與大
合聲對春大合樂不為大然於四時而言亦為大合樂何者
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其中含有合舞合聲必知
舍此二者以其言凡非一按月令仲春習舞釋采天子親牲
觀之季春云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至仲春合聲雖不云

子親往視之視之可知若然三者天子親往視之同則皆有
養老之事則春合舞秋合聲皆得為大合樂文王世子以大
合樂為合舞以序出入舞者注曰凡在學皆以長幼為齒令為舞

疏注以長至純錯。釋曰凡在學皆以長幼為齒令為舞
者八八六十四人所須為舞之處皆當以長幼出入若
使幼者在前列則為純錯也。比樂官杜子春云次比樂官者

左具也。錄具樂官。比鄭如字。**疏**主比猶至樂官。釋曰
下同。拉毗志反。左音匹。婢反。也。與後鄭同。鄭大夫以比為左。錄具樂官者。
雖與後鄭不同。得為一義。故引之在下也。展樂器。陳數

之。數。**疏**注展謂陳數之。釋曰樂器謂鼓。凡祭祀之
所主反。**疏**鍾笙磬祝。敵之等。皆當陳列。校數。凡祭祀之
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

凡祭至學士。釋曰祭祀言凡者。則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
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舞師云。小祭祀不興
舞。注云。小祭祀。王玄冕。序宮中之事。

懷所胡表。月禮二十三。射元材。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釁其不敬者。比猶

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釁。罰爵也。詩云。兕觥其釁。**疏**小胥
釁古橫反。本或作觥。同。徐兒履反。釁。巨穆反。者。釋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召聚舞者。小胥贊大師為
徵令。校比之。知其在不仍。觥其不敬者也。注。比猶至其釁

也。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撻猶撻也。撻以荆扑。撻

反扑。晉**疏**注撻猶至荆扑。釋曰。按文十八年。齊懿公為
卜反。則之而使。馭僕納闕。職之妻。而使職。駮乘公。游於申池。二人
浴于池。歌以扑。撻職。怒。歌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撻汝庸

何傷。是撻為撻。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
以荆。故云扑也。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樂縣謂鍾磬之屬。縣

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
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

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繫纓以朝諸侯禮也故曰惟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室北
面持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特本亦作犴音特犴息
允反震音巨去起呂反下同繫步干反朝直遙反辟音避○

疏

注樂縣至而已○釋曰云樂懸謂鍾磬之屬縣於簏簏
而先鄭云軒縣判縣特縣皆直云去一面不辯所去之面

故後鄭增成之也所引春秋傳者按成二年左氏傳云衛孫
良夫將侵齊與齊師遇敗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繫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
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注云諸侯軒縣闕
南方形如車輿是曲也引之者證軒為曲義也玄謂軒縣去
南面避王也若然則諸侯軒縣三面皆闕南面是以大射云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鑄其南鑄皆南陳又云
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皆南陳又云一建鼓在西
階之東南面注云言面者國君於其臣備三面爾無鍾磬有
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是其去南面之事也以諸侯大射
於臣備三面惟有鼓則大夫全去北面為判縣可知云特縣
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者按鄉飲酒記云磬階間縮雷
注云縮從也雷以東西為從是其階間也按鄉射云縣於陔

懷浙胡按

周禮二十三

九

謝元林

東北西南注云此縣謂縣磬也縣於東方避射位也是其東方也云而已者言其少耳○**凡縣鍾磬**

半為堵全為肆

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
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鄭司農云以春秋
傳曰歌鍾二肆

疏

凡縣至為肆○釋曰云凡縣鍾磬摠目
堵丁古反堵語也所縣者則半之為堵全之為肆是

也云堵者若牆之一堵肆者行肆之名二物乃可為半者一
堵半其一肆故云半為堵全為肆也○注鍾磬至二肆○釋

曰經直言鍾磬不言鼓鑄者周人縣鼓與鑄之大鍾惟縣一
而已不編縣故不言之其十二辰頭之零鍾亦縣一而已今

所言縣鍾磬者謂編縣之二八十六枚共在一簏者也鄭必
知有十六枚在一簏者按左氏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

羽衆仲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為數樂縣之
法取數於此又倍之為十六若漏刻四十八箭亦倍十二月

二十四氣故以十六為數也是以淮南子云樂生於風亦是
取數於八風之義也按昭二十年晏子云六律七音服注云

七律為七器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大簇為商南呂為羽姑
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外傳云武王克商歲在鶉

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鶉火及天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月也堯氏為鍾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鐘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九鐘為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九鐘一月有七律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鍾則十九歲之閏數按大射笙磬西小餘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鍾則十九歲之閏數按大射笙磬西面頌磬東面皆云其南鍾其南鑄北方直有鼓無鍾磬避射位則三面鍾磬鑄天子宮縣四面鍾磬鑄而已不見有十二縣服氏云十二縣非鄭義也云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天子諸侯縣皆有鑄今以諸侯之卿大夫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者也又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者天子諸侯縣皆有鑄今以諸侯之卿大夫士半天子之卿大夫耳必知諸侯則卿大夫分鍾磬為東西者以其諸侯卿大夫亦稱判縣故知諸侯卿大夫分鍾磬為東西者以其諸侯卿大夫亦西東也云士亦半天子之士者天子之士直有東方一肆分爲諸諸侯之士半之謂取一堵或於階間或於東方也先鄭引春秋者襄十一年鄭賂晉侯歌鍾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按彼鄭賂晉侯止有二肆當天子卿大夫判縣故取半賜魏絳絳得之分爲左右故云始有金石之樂引之者證諸侯之卿大夫判縣有鍾磬也

懷浙胡校

月禮二十三

一

蔡順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以合陰陽之聲

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蕤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質處始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

又上生大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
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
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
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
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
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簫下生者二分去一上生
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
分寸之一百四大簇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分寸之千七百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
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
寸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
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
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
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金鍾鑄
也石磬也土瓊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
管簫也。匏白交反枵虛驕反娜子榆反訾子斯反大
梁如字劉音泰降戶江反賀音茂取七喻反瓊虛袁反
注以合至簫。釋曰此大師無目於音聲審故使合六律六
同及五聲八音也鄭云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

懷新刊校

八周禮二十三

土

蔡願

者六律為陽六同為陰兩兩相合十二律為六合故云各有
合也云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者以經云
以合陰陽之聲即言陽聲黃鍾大簇姑洗等據左旋而言云
陰聲大呂應鍾南呂等據右轉而說其左右相合之義按斗
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曰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右轉但斗
之所建建在地上十二辰故言子丑之等辰者日月之會會
在天上十二次故言姤訾降婁之等以十二律是候氣之管
故皆以氣言之耳以黃鍾律之首與大呂合故先言之云辰
與建交錯質處如表裏然是其合者質易也謂若詩云抱布
貿絲是質易也十二月皆先言建後言辰皆覆之亦先言建
後言辰是辰與建交錯質易處如表裏後言辰皆覆之亦先言建
其交合也假令十一月先舉黃鍾後言星紀覆之則先舉大
呂後言亥枵十二月皆然義可知也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
體為之者向上所說順經六律左旋六同右轉以陰陽左右
為相合若相生則六律六同皆左旋以律為夫以同為婦婦
從夫之義故皆左旋鄭知有陰陽六體法者見律歷志云黃
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鍾林鍾
初九呂之首陰之變也皆三天地之法也是其陰陽六體其
黃鍾在子一陽爻生為初九林鍾在未二陰爻生得為初六
者以陰故退位在未故曰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

也云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母子者同位謂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尊夫婦也異位象子母謂若林鍾上生大蕤之九二二於第一為異位象母子但律所生者為夫婦呂所生者為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取妻而呂生子也故曰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大蕤為人統律長八寸林鍾位在未得為地統者以未衝日故也志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於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又云皆參天兩地之法也注云三三而九二二而六上生下生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律取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鄭注皆取義於此也云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者亦律歷志文按彼云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寸其實一籥彼又云黃鍾者律之實也云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者子午巳東為上生子午巳西為下生東為陽陽主其益西為陰陰主其減故上生益下生減必以三為法者以其生故取法於天之生數三也云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者以黃鍾之律為本以八相生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巳後皆然以此為次今鄭以黃鍾大呂大蕤等相出為次第不依相生為次第者

懷浙胡校

周禮二十三

十一

蔡順

鄭意既以上生下生得寸數長短乃依十二辰次第而言耳此之寸數所生以黃鍾長九寸下生林鍾三分減一去三寸故林鍾長六寸林鍾上生大蕤三分益一六寸益二寸故大蕤長八寸此三者以為三統故無餘分大蕤下生南呂三分減一八寸取六寸減二寸得四寸在餘二寸寸為三分合為六分去二分四分在取三分為一寸添前四寸為五寸餘一分在是南呂之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南呂上生姑洗三分益一五寸取二寸益一寸為四寸又餘二寸者為十八分又以餘一分者為三分添前十八分為二十一一分益七分為二十八分取二十七分為三寸添前四寸為七寸餘一分在是為姑洗之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下生應鍾三分去一分取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以餘一寸者為二十七分餘一分者為三分添二十七分為三十分減十分餘二十七分是應鍾之管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寸自此已下相生皆以為三分數而為減益之法其義可知故不具詳也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者謂據律呂以調五聲相次如錦繡有文章故名五聲為文也此即八十一絲為宮七十二絲為商之等是也又云播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者五聲以律呂調之其八音亦使與律呂相應八音亦合五聲則絲是一但其聲發揚出聲故云播揚也云

可得觀者我取左氏季札請觀周樂故以觀言之也云金鐘
罇已下鄭以義約之按下瞽瞍職云播鼗祝故墳蕭管弦歌
眡瞭職云掌擊頌磬笙磬師掌擊編鍾鼓人掌教六鼓笙
師掌教吹笙是樂器中有此鍾磬等八者鍾罇以金為之磬
以石為之塤以土為之鼓鼗以革為之祝故以木為之笙以
插竹於匏但匏笙一也故鄭以笙解匏蕭管以竹為之故以
鍾磬等釋金石等八音但匏笙亦以竹為之

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教教瞽瞍也風言賢聖治道之

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
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
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鄭司農云古而
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
詩書而因為之歌即鄭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
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頌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曰比曰興比
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記事於物興虛應反注皆同治直吏
反下治功皆同鋪普吳反又音孚為之疏教六至曰頌
于偽反下為之為作皆同却步內反

禮本二十三

二十三

惟有風雅頌是詩之名也但就三者之中有比賦興故摠謂
之六詩也注教教至於物釋曰鄭知此教是教瞽瞍者
按下瞽瞍職云誦詩故知教者教瞽瞍也云風言賢聖治
道之遺化也者但風是十五國風從閔至七月則是摠號
其中或有刺責人君或有褒美主上今鄭云言賢聖治道之
遺化者鄭據三南正風而言周南是聖人治道遺化召南是
貢人治道遺化自邶鄘已下是變風非賢聖之治道者也云
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者凡言賦者直陳君之善
惡更假外物為喻故云鋪陳者也云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
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者
謂若關雎興后妃之類是也云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
世法者謂若鹿鳴文王之類是也云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
之德廣以美之者凡言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
神明謂若清廟頌文王之樂歌之類是也鄭司農云古而自
有風雅頌之名已下後鄭從之故不破若然此經有風雅頌
則在周公時明不在孔子時矣而先鄭引春秋為證者以時
人不信周禮者故以春秋為證以與春秋同明此是周公所
作耳按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魯請觀周樂為之歌邶鄘衛小
雅大雅及頌等先鄭彼注云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當此時雅頌未定而云

為歌大雅小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言季札之於樂與
人同與此注違者先鄭兩解雖然據此經是周公時已有風
雅頌則彼以六德為之本所教詩必有知仁聖義忠和
注非也音疏先有六德為本乃可習六詩也按大司徒職云以鄉
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又按師氏以三德教
國子至德敏德孝德此既教督矇故取教萬民之六德以釋
之以六律為之音貢見師乙而問曰賜也聞樂歌各有
宜若賜者宜問歌此問人疏注以律視其人為之音知其宜
性也本人之性與善於律疏注以律視其人為之音知其宜
何歌者則大師以次律為聲又使其人作聲而合之聽人聲
與律呂之聲合謂之為音或合宮聲或合商聲或合角徵羽
之聲聽其人之聲則知宜歌何詩若然經云以六律為之音
據大師吹律共琴者之聲合乃為音似若曲合樂曰歌之類
也云子貢已下樂記文師乙乃魯之大師督之無目知音者
也故子貢不自審就師乙而問之云此問人之性者謂子貢
所問問人之性性即性宜見於聲音氣故云本人之性莫
善於律也引之者證以律為音本人性所宜之事也

禮記卷之三十三

十四

祭祀帥鼓員登歌人奏擊手拊擊拊擊乃歌也故書拊

者在堂也付字當為拊書亦或為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
下管貴人聲也玄謂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拊音

抚疏大祭至擊拊。釋曰謂凡大祭之時大師有此事
言帥督登歌者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將作樂

時大師帥取督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
歌詩也今奏擊拊者拊所以通引歌者故先擊拊督乃歌也

歌者出聲謂之奏故云奏也。注擊拊至以糠。釋曰鄭云
擊拊督乃歌也者見經云令奏擊拊故知擊拊乃歌也先鄭

云樂或當擊或當拊者先鄭之意擊拊謂若尚書云擊石拊
石皆足作用之名拊非樂器後鄭不從者此擊拊謂若下文

鼓棟及擊蕉簞之類彼棟擊是樂器則知此拊亦樂器也玄
謂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者此破先鄭拊非樂器知

義如此者約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下管播樂器也
革裝之以糠今書傳無者在云逸市

奏鼓棟管吹管有在堂下棟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敲大鼓

小鼓為天鼓先引以吹曰棟棟讀為道引之引玄謂鼓棟
言擊轉詩云應棟轉鼓。棟音胤道音導引之引並音增

疏

下管至鼓。陳。釋曰：凡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云。下管樂器，樂器即笙、簫及管，皆是聲出。曰：播謂播揚其聲，令奏。陳者，奏即播亦一也。欽。令奏樂器之時，亦先擊陳，導之也。注：鼓陳至縣鼓。釋曰：鄭云：鼓陳管乃作也。若亦如上注擊。射管乃歌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也。若以管，蕭皆用氣，故云。貴人氣若然，先鄭云：登歌下管，貴人聲。此後鄭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不同者，冬有所對，若以歌者在堂，上對匏竹，在下，歌用人聲，為貴，故在上。若以匏竹在堂下，對鍾鼓，在庭，則匏竹用氣，貴於用手，故在階間也。後鄭云：鼓陳猶言擊陳者，此上下文，射與鼓皆言擊，則此鼓謂出聲，亦擊之類也。詩云：應陳縣鼓，周頌有。大饗亦如之。疏：大饗亦如之。釋曰：此大饗，謂諸侯來朝，即大行人。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之類。其在廟行饗之時，作祭與大祭祀同，亦如上大祭祀。師，管登歌下管，播樂器，令奏皆同。故云：亦如之。凡祭祀，大饗及賓射，并歌下管。一皆大師令奏。小師佐之。其鍾鼓，則大祝令奏。故大祝云：隨饗，通牲逆尸。令鍾鼓有亦如之。若賓射及饗，鍾鼓亦當大祝令之。與祭祀同也。其小祭祀及小賓客，文不見，或無升歌之樂。其外祭祀山川社稷，皆準。大射帥管而歌射節。射節主。疏：注。大射節主。射節主。大祭祀，令奏也。大射帥管而歌射節。射節主。疏：注。

節王歌。騶虞。釋曰：言射節者，謂若射人所云樂以騶虞。九節，艱首七節，采蘋，采芣，五節之類。則大師為之歌也。大

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帥大起軍師，出

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鄭司農云：以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將子匠反，卒子忽反，下同。

疏

注：大帥至無功。釋曰：兵書者呼火，故反數所角反。武王出兵之書云：合音商則戰。

勝軍士強者，商屬西方，金主剛，斷故兵士強也。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者，東方木主曲直，故軍士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者，中央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軍士和而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者，南方火主燥，怒故將急。數怒羽則兵弱，少威明者，北方水主柔弱，又王幽閭，故兵弱。少威明也。先鄭引師曠曰：者按襄公十八年，楚子使子庚帥師侵鄭，左傳曰：甚雨，反之。楚師多凍，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注云：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沾流，南言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四言歌與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

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大喪帥瞽而箴作籥

引之者證吹律知吉凶之事也

謚 鄭司農云謚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行下孟反

下疏 大喪至籥謚○釋曰大喪言凡則大喪中兼三后雖

王治功之詩箴作籥謚者籥即箴也古字通用之以其與籥

詩誦作謚時也○注箴興至作謚○釋曰云箴興也者先鄭

以從古書箴作籥陳也周禮之內先鄭皆從籥為陳後鄭

皆為興引之在下者以無正文亦得為一義故也凡作謚謂

將葬時故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於君曰日月有時

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曾子問云賤不諱貴幼不諱長天子稱天以諱之引公羊傳制謚於南郊是也

凡國 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

之瞽瞍正焉從大師之政教

疏 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

受其政教也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箏管弦歌

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塤燒土為之大如鴈

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餉所吹者絃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

鄭司農云祝如漆箏中有推敔木虎也塤六孔管如篪六孔

玄謂管如篪而小併柄而吹之今大子樂官有焉○搖音遙

本亦作搖飴以之反錫辭盪反李音唐箏音動

疏 注教教

釋曰鄭知教瞽瞍者按瞽瞍所作樂器與此所要者同明此

鼓既瞭職云掌六師之懸又云賓射皆奏其鍾鼓則六鼓

人教之既瞭擊之非此小師教又瞽瞍所作不言鼓明此鼓

既在鼓已下諸器之上是出聲為鼓也後鄭解鼓依漢法而

知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外先鄭云塤六孔者按廣雅云塤象

秤鍾以土為之六孔故二鄭為此解也云箏編小竹者按通

卦驗云箏長尺四寸注云箏管形象鳥翼為火火成數七生

數二二七一四箏之長由此廣雅云箏大者二十四管小

者十六管有底三禮圖云箏長尺四寸頌箏長尺二寸此諸

文箏有長短不同古者有此制也云管象箏長尺圍寸八孔

先鄭云管如篪六孔按廣雅云管象箏長尺圍寸八孔無底

八孔者蓋轉寫誤當從六孔為正也云弦謂琴瑟也歌依詠

詩心者謂工歌詩依琴瑟而詠之詩此即詩傳云曲合樂曰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詩

歌亦一也故鄉飲酒之屬并歌皆有琴依詠詩也若不依琴
琴即爾雅徒歌曰謠也先鄭云祝狀如漆篥中有推敵木虎
也者書云合止祝敵注云祝狀如漆篥而有推合之者投推
其中而撞之敵狀如木虎背有刻所以鼓之以止樂爾雅注
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敵如伏虎背上有二
十七鉏鉏刻以木長尺標之玄謂管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
今大子樂官有焉者觀後鄭意以不與諸家同故引漢法大子樂官為况也

拊亦自有附擊之佐太師令奏鄭疏注亦自至擊石
司農云拊者擊石。令力呈反疏釋曰鄭知小師亦

自擊拊不共大師同擊拊者見大師下管鼓棘此小師下管
別自擊拊應擊不同明擊拊亦別可知但小師佐大師耳引先

鄭拊為擊石者先鄭上注已解拊與擊同後鄭不從
今引之在下者以無正文引之或得為一義故也

擊于應鼓應擊也應與棘及朔皆小鼓也疏注應鼓至
其所用別未聞。鼓薄西反疏未聞。釋

曰鄭知應是應擊及有朔鼓者按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
應擊在其東以是知應是應擊彼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西

朔鼓在其北是知有朔鼓也知皆小鼓者擊鼓者即事之漸
先擊小後擊大故大射云應擊在其東朔鼓在其北擊者皆

懷浙胡交 八礼充三三

在人右鄭彼注云便其先擊小後擊大既使其事是鼓畢皆小
鼓也云其所用別未聞者此上下祭祀之事有應有棟無朔

大射有朔有應無棟凡言應者應朔擊祭祀既有徹歌於
應明有朔但無文不可強定之故云用別未聞也

司徹而疏注於有至歌雍。釋曰鄭知徹祭器歌詩者見
論語八佾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云相維辟公

天子復援矣取於三家之堂以三家無辟公助祭又無天子
之容則諸侯亦不得用惟天子得用之是天子之容則徹器

用徹詩故大饗亦如之疏大饗亦如之。釋曰其大
云歌雍也

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徹器即歌振鷺故仲尼燕居云
大饗有四焉云徹以振羽振羽當為振鷺是其事也

喪與厥從大師。疏注從大師。釋曰知從大師者見
與音預疏大師職云厥作匱謚此言與謂與

在廡中明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棘疏如大師鄭司掌
從大師也

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和鐘于。和戶。反疏
同鐘音淳本或作淳

注和鐘于。釋曰鄭知和是鐘于者見
鼓人云金鐘和鼓故知和是鐘于也

瞽矇掌播鼗祝敵墳蕭管弦歌

播謂發揚其音

疏

瞽矇至絃歌。釋曰此八者皆小師教也。諷誦詩世奠繫

鼓琴瑟

諷誦詩謂閭讀之不依詠也。故書奠或為帝鄭司

誦謂詩也。杜子春云帝讀為定其字為奠書亦或為奠世奠

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

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

也。故國語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

動玄謂諷誦詩主謂厥作極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為

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

音美之。奠音定繫戶計反注同刺七賜反。疏。諷誦至琴

聾素口反行下孟反休勃律反北本作休。諷誦王治功之時

觀其行以作謚葬後當呼之云世奠繫者奠定也。謂辨其昭

穆以世之序而定其繫繫即帝繫世本是也。鼓琴瑟者詩與

世本二者雖不歌詠猶鼓琴瑟而合之以美之也。注。諷誦

至美之。釋曰按上注云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別釋名

此惣云閭讀之不依詠者語異義同背文與以聲節之皆是

懷浙胡校。周禮二十三。六。魯春

閭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直背文閭讀之而已。故雖有琴瑟

猶不得為曲合樂曰歌是以鄭云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

音美之也。若然誦則以聲節之兼琴瑟則為歌矣。而得不為

歌者此止有調而言誦者諷誦相將連言誦耳。先鄭云諷誦

詩主誦詩以刺君過并引國語皆是諫諍人君法度鄭不從

而為厥作極謚時者以其與世繫連文皆是王崩後事不得
為諫諍是以大師厥作極謚此瞽矇調詩事相成故也。子春
與先鄭同但兼解世繫耳。帝繫據王即經繫也。諸侯卿大夫
謂之世本即經世也。云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者
小史職云奠繫世辨昭穆故知小史次序之云述其德行者
取義於國語云為之昭明德是也。子春之意與先鄭同為諫
諍之事後鄭亦不從也。國語者按楚語云莊王使士疊傳大
子辭善而抑惡焉以戒勸之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
昏焉以休懼其動注云先王之繫世本使知有德者長無德
者短子春引之者證帝繫世本之事後鄭云世之而定其繫
謂書於世本以世與繫為一事用之又對文言之王謂之帝
繫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散則通故云書於世本世本即帝
也。王繫。掌九德六詩之歌以設大師之使。

眠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禮

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

皆南陳頌衆家不音當依字咸音容

眠瞭三百人皆所以扶工以其扶工之外無事而兼使作樂

故云掌凡樂事則播鼗已下至職未皆是也注視瞭至南

陳釋曰云視瞭播鼗又擊磬者按小師教鼓鼗注云教教

瞽瞽瞽瞽云掌播鼗今視瞭亦掌播鼗伍有目不須小師教

之耳故鄭云視瞭播鼗又擊磬是眠瞭兼掌鼗也云磬在東

方謂之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者以東方

是生長之方故云笙西方是成功之方故云庸庸功也謂之

頌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故云頌言或

作庸者尚書云笙庸以間孔以庸為大鍾鄭云庸即大射頌

一也引大射者證東方之磬為笙西方之磬為頌之事也

掌大師之縣

則為之

正樂縣之磬大師无縣樂之事此大師之樂者宿縣之事小胥

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目於音聲審本職雖不言縣樂器文

懷浙胡校 周禮二十三 十九 曾椿

寄於此明縣之可知言當縣

則為之者以其有目故也 凡樂事相瞽

同 疏 注相謂扶工釋曰能其事曰工故樂稱工是以儀

瞽人無目須 大喪斂樂器大旅亦如之 旅非常祭於

又擊磬

眠瞭至笙磬

釋曰按序官

注視瞭至南

如之釋曰鑿謂夜戒守之鼓愷獻謂戰勝獻俘之時作愷樂二者皆視瞭奏其鍾鼓故云亦如之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

之聲以為樂器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

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凡十二律故太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玄謂律述氣者也同助陽

宣氣與之同疏注陽聲至銅為〇釋曰云陽聲屬天陰聲

皆以銅為之同掌六律六同即覆云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明天地四方

陰陽之聲還是六律六同也但於十二辰在陽辰為律屬天

在陰辰為同屬地十二律布在四方方有三也此即大師所

云六律右旋六同右轉陰陽相合者也先鄭云陽律以竹為

管陰律以銅為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并大師執同亦

為銅字解之後鄭不從之故云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

之同皆以銅為之鄭知義然者按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

為律陰律為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

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應劭曰大夏西戎之國也崑崙之陰取

竹之解谷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

懷浙胡校 周禮二十三 二十 王進富

一說崑崙之北谷名也生其竅均厚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

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

此則上古用竹又按律歷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

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

尺為丈七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之明證也凡聲高聲砒

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羸微聲

鑄或作限杜子春讀砒為鏗高謂鍾形容高也鑄讀

為閏不明之閏律讀為行扈惜惜之惜石如磬石之聲鄭大

夫讀砒為衣冕之衣陂讀為人短罷之罷鑄讀為鷓鴣之鷓

鄭司農云鍾形下當蹕正者不高不下鍾形上下正備玄謂

高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衣然旋如裏正謂上下直

正則聲緩無所動下謂鍾形大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於肆

陂讀為險陂之陂謂偏後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奔也險

則聲斂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

謂其形微小也鑄讀為飛鉗濕鑄之鑄鑄聲小不成也回謂

其形微圓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後謂中央約也後則

聲迫作出疾也。弁謂中央寬也。弁則聲鬱勃不出也。爲曉懼之甄甄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疑古本反。又胡本反。彼彼義反。鮪劉音聞。又於瞻反。鄭於貪反。戚於感反。李烏南反。侈昌氏反。又武氏反。禘側百反。弁沈或音。掩劉於驗反。甄音震。注同。碾音難。又苦耕反。字林音限。鏗苦耕反。鎗初衡反。劉初耕反。昔側百反。罷皮買反。字或作罷。音同。桂林之間謂人短爲罷。雉雉音苦。買反。鷓烏南反。蹕音婢。李又字葵。反一音豐。已反。或音浦。守反。備初龍反。形大上。大音泰。下形大。下大厚。同。舊菟佐反。上時掌反。鈔張林反。又其廉反。戚或音沾。劉又渠。金反。說文云。鍾鈔也。一曰膏車。鈔鈔竹涉反。涅乃結反。劉其兼反。殺色界。疏注反。舊色例反。約如字。戚於教反。禘徒弔反。劉如較反。疏注書至無聲。○釋曰。此十二種並是鍾之病。此戰掌十二律之鍾。是十二辰之零鍾。非編者直言病鍾者。欲見除此病外。即是鍾之善者。故言病鍾而已。莊子春讀。碾爲鏗。鎗之鏗者。讀從樂記。鍾聲鏗鏗。以立號。是鏗鎗之鏗。後鄭不從。又讀禘作爲行。色昔昔之昔。讀從左氏傳。少皞以鳥名官。有行。色昔昔後鄭亦不從也。云石如磬。石之聲者。磬用石者。故讀從磬聲。後鄭曾成之。鄭大夫讀。碾爲奈。冕之衮。取音同。後鄭從之。陂讀爲入短罷之罷。從俗語。讀之後。鄭不從。錯讀爲鶉鷓之鷓。讀

王卷十二

九

三

月

從孝經謂後鄭亦不從此。讀鄭司農云。下謂鍾形。下當躡後鄭不從。云正者不高不下。鍾形上下。正。浦後鄭曾成其義。玄謂高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蕞袞然。旋如裏者。言旋知裏謂聲周旋。如在裏云。正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者。由無鴻殺。故也。云下謂鍾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者。由下大故也。鄭知上是大。下是下大。可知。故爲此。解云。陂讀爲險。陂之陂。則上是上大。下是下大。可知。故爲此。解云。陂讀爲險。陂之陂。者。讀從詩序。險陂私。謂之心。陂是偏私之意。故爲偏侈也。云險謂偏弁也。者。此險與陂相對。陂既爲偏侈。故險爲偏弁也。云達謂其形。微大也。者。此物大則疏達。故爲微大。對高爲上。大故。此達爲微大。微大則聲有餘。若大故也。云微謂其形。微小也。者。此微對達。達爲微大。則微爲微小矣。云錯讀爲飛。錯。厚錯之錯。者。謂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皆言從揣摩辨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揣摩者。云揣摩人主之情。而摩近之。云錯聲小不成也。者。飛鉗涅槃。錯使之不語。此鍾聲。錯亦。是聲小不成也。云回謂其形。微圓也。者。凡鍾依鳥氏所作。若。不圓。今此回而微。圓故聲滿。銜無鴻殺也。云侈謂中央。約也。者。此非偏侈。謂鐘口。惣寬則聲迫。侈出去。疾由口寬。故也。云弁謂中央寬者。此與侈相對。侈既口惣寬。則弁是口。惣狹。是中央寬也。云弁則聲鬱勃不出也。者。由口籠故也。云

甄讀從甄耀之甄者讀從春秋締甄耀度之篇名云甄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者由薄故也云鍾大厚則如石者按亮氏為鍾云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為之厚是厚薄得中也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

聲為之齊量數度廣長也齊量後弁之所容○齊

注數度至所容○釋曰樂器據典同所作謂鍾也云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者依律歷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鍾以律計

倍半假令黃鍾之管長九寸倍之為尺八寸又九寸得四寸半摠二尺二寸半以為鍾口之徑及上下之數自外十一辰

頭皆以管長短計之可知故云度數廣長也廣則口徑長則上下也云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者十二聲則十二辰零鍾

者上文後弁雖是鍾病所容多少則依法故舉後弁見文而

也凡和樂亦如之故謂調其

文凡為樂器是新造者今更言和樂明是調故器知聲得否及容多少當依法度也

懷浙胡按

月禮二十三

三二二

E 3 2 1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三

